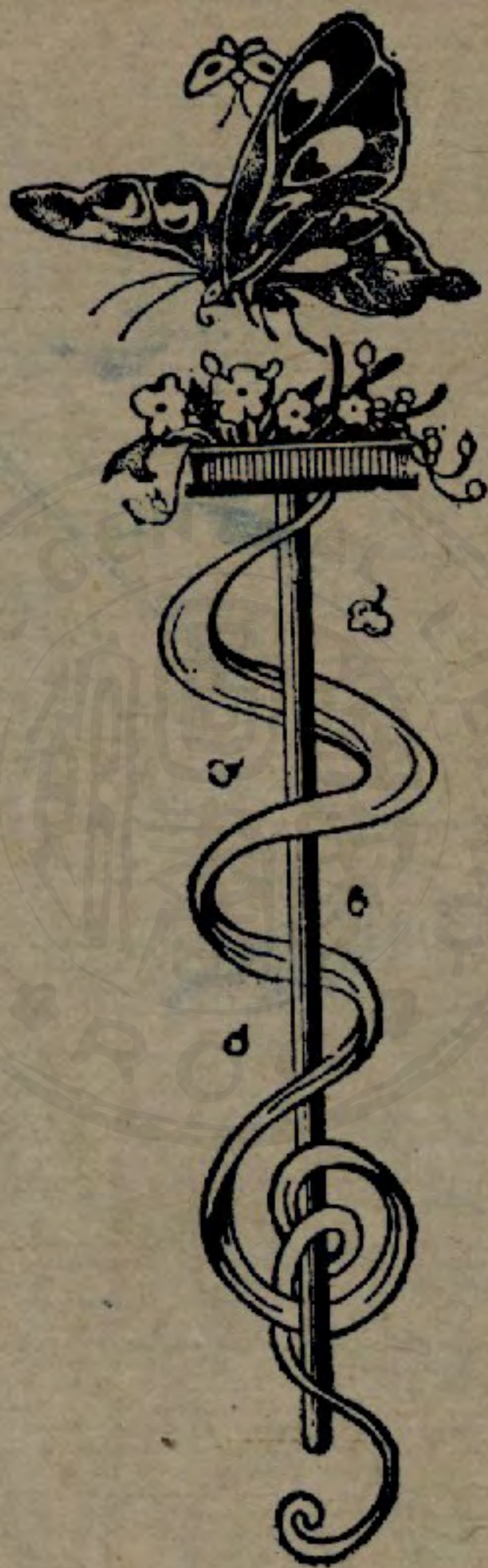


繪圖
新聊齋誌異



世界書局印行



本書係曾瑤孫先生所贈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857
8564
v.3:1
14

繪圖

新聊齋誌異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國家圖書館



003974696

提要

本書繼聊齋誌異而作。而所羅列異聞怪事。如城上白猿。如篔簹僧。如死盜顯魂等。其神奇玄妙。怪誕荒唐。實有過于前書百倍。萬非人意料所能及者。人讀蒲留仙聊齋誌異之後。再讀此書。定發一種感想。謂近世凡百事業。莫不非常進步。不圖此神狐鬼怪一方。亦與時俱進。一日千里。有此不可思議之大發展焉。凡愛研究神怪學者。盍取而細味之。

繪圖 新聊齋誌異目錄

- | | | | |
|----|------|-------|-----|
| 一 | 書院狐異 | (向愷然) | 一 |
| 二 | 三妖猴 | (向愷然) | 七 |
| 三 | 蝦蟆妖 | (向愷然) | 十二 |
| 四 | 城樓白猿 | (向愷然) | 十五 |
| 五 | 兩奇人 | (嚴獨竊) | 十九 |
| 六 | 喜鵲曹三 | (向愷然) | 二十三 |
| 七 | 熊與虎 | (向愷然) | 二十九 |
| 八 | 籠爛頭 | (施濟祥) | 三十一 |
| 九 | 凶屋 | (張碧梧) | 三十三 |
| 十 | 夢游地府 | (周消愁) | 三十五 |
| 十一 | 蛇妖 | (楊慶國) | 三十八 |
| 十二 | 死盜顯魂 | (向愷然) | 四十二 |

集取齋詩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繪圖
新聊齋誌異

一 書院狐異

向愷然

故友長沙易牧丞。少時很負些文名。詩詞古文。本也都還過得去。品行更有古君子的風度。待朋友也是很好。極有肝胆。極有擔當。曾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為着一件正事。前去求他在經濟上幫助一點。他這時手中恰恰無錢。但又不忍拒却。便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連身上的皮袍子都脫了下來。去當了錢來。借給那人。那人每和人說起此事。真是感激涕零。僅此一事。也就可見他待朋友的義氣了。可惜他交友太雜一點。後來在政局發生內閣的時候。當局者疑心他與某黨有連。把他也當作亂黨捉了去。冤冤枉枉的。死於槍彈之下。這是很可痛的。聞言休絮。且說易牧丞。癸丑年在日本亡命的時候。和在下往來得甚是親密。因彼此的性情。都是歡喜談論神鬼妖怪。以此更加說得來。他所談的。很有幾樁有記錄的價值。他說他十六七歲的時候。在嶽麓書院讀書。親目所見的一樁怪事。至今還猜不透。是一種甚妖物來。那時長沙三個大書院。一個叫南城書院。一個叫求成書院。一個叫嶽麓書院。三個之中。就祇嶽麓最大。因為院址在嶽麓山底下。一則是野外地基寬大。所以多建房屋。一則山林僻靜。與省城隔離了一條湘河。住在裏面讀書的人。不至因鬧市繁華。車馬喧雜的聲音。分了向學的心志。所以嶽

麓書院。終年總是有人滿之患。書院中的房屋。照例是鱗次櫛比。和蜂窩一樣。每一排房屋。都取名叫某某齋。就中祇有名叫進德齋的房子。和這許多齋。相離得很遠。房外便是曠野。讀書的人。十九膽小。從來少有人敢住在這進德齋裏讀書。那怕許多書都齋。住滿了。來遲了的情願。和朋友拚房間。不肯去進德齋住。有一個姓黃名律的後生。原籍是湖北孝感人。他父親在湖南做了多年的官。黃律在湖南生長。到了二十歲。也到嶽麓書院來讀書。他的膽量極大。一些兒也不知道甚麼畏懼。見院中沒有空齋。祇有這進德齋。空虛了十多年。沒人住過。丹墀裏的青草荆棘。長的比人還高。火磚砌就的階基上。都長滿了青苔。人踏在上面。稍不留神。就得滑倒。滿屋陰森之氣。便在光天化日之下。人到裏面去。也覺得毛髮悚然。窗門上堆積的灰塵。足有寸來厚。灰塵上面。時常踏有貓爪的跡印。那些伺候住書院讀書的齋夫們。便大家驚竒道怪。說是狐狸的腳印。因此更無人敢去裏面。這位黃律。仗着自己年輕氣盛。竟教人將進德齋。打掃乾淨。牆壁都從新粉飾了一遍。買了許多上等木器。陳設起來。進德齋的氣象。已是完全變化了。黃律的容貌。本來生得漂亮。氣宇又很是飄逸。更喜用功讀書。每次應課。總不出前五名。滿書院的人。無一個不欽敬他。無一個不想和他交結。祇是他的性格。卻十分冷淡。最是不喜酬酢。同書院的人。去看他。他不但不回看。並且不大招待。每有看他的人。還不曾作辭出來。他就把頭低下。自去看書。人起身作辭。他也不送。有時略抬一抬身。有時連身都不抬。同書院的人。受了他的冷淡。自然有些不高興。誰還肯再去。受他的白眼呢。惟有易牧丞。那時因自

己也是年紀很輕。而同書院的。除了黃律。沒有年齡相上下的人。想和黃律交結的心思。比一般人都切。書院中舊例。每逢年節。須大家湊分子。辦酒菜。吃喝。那怕平日不認識。不往來的人。一到了年節。都得聚處一堂。大家快談暢飲。談得投機的。彼此便往來。成了朋友。這回正是五月初五。辦了幾十席酒席。易枚丞既有心和黃律交結。坐席的時候。便同黃律坐一桌。席間攀談起來。倒也十分合式。黃律本極淹博。易枚丞又有才子之稱。才人與才人相遇。自能心心相印。席散後。黃律邀易枚丞去進德齋坐談。易枚丞欣然同到進德齋。見書架上的經史子集。分門別類的。陳滿了四大書架。從經史子集中。摘錄下來的手寫本。堆滿了一大書案。有二尺來高。易枚丞羨慕到了極點。心想。這們肯用苦功的人。在青年中。已是不容易見着。況他生長富貴之家。居然能如此努力。如此刻苦。將來的成就。還可限量嗎。談了大半日。才興辭出來。後來幾次想再去進德齋坐坐。祇因黃律不曾來回看。知他是個用功讀書的人。其所以不來回看的理由。必是怕和人往來親密了。有妨礙他自己的功課。犯不着再去擾他。使他不高興。有這一般轉念。便不好再往進德齋去了。光陰迅速。轉瞬又是中秋。同書院的。不待說是率由舊章。大家又同堂吃喝。易枚丞看黃律的容顏。清減了許多。神采也不似初見時。那般發皇了。心想。他必是用功太過。又欠了調養。方成了這們個模樣。心裏不由得十分代他可惜。若因此得了肺病。一個這般英發的青年。豈不白白的糟蹋了。易枚丞心裏這們一想。便打點了幾句話。想勸他不必過於用功。祇因席間人多喧鬧。不好說話。散過席。仍跟着到了進德齋。一看房中的

陳設絲毫沒有更動。而四隻大書架上的經史子集一部都不見了。就是書案的那些手寫本也皆不知去向。房中僅有幾部裝飾極不美觀的小書。床時案上橫七豎八的擁擺着。隨手拈了一本。見書簽上題着聊齋誌異四字。再拈一本。便是子和語。心裏已是很詫異。料想攤在床頭的大約也不過是這類談狐說鬼的書。便懶得再去拈。東來看。黃律這回的招待。倒比前回殷勤了許多。知道請坐讓茶了。易枚坐坐下。開口就問道。書架上和書案上的書都放在那裏去了呢。黃律笑答道。那裏有甚麼書。我的書盡在這裏。說頭用手指着床頭案上。易枚更覺得詫異。又問道。我端節在這裏坐。不是見這四隻大書架。不這張大書桌。都堆滿了書籍嗎。怎麼說沒有呢。黃律聽了。即仰天打了一個哈哈笑道。那些起西麼。如何算得是書。祇能算是騙人上當的玩意兒。這些書才能算得是書。才說得上是布帛菽粟之言。我早已將那些騙人上當的東西。送到化字爐。付之祖龍一炬了。秦始皇真是豪傑。見得到。做得到。祇可惜這些布帛菽粟之言。出世太遲。不曾給他看見。所以免不了沙邱之難。不然早已成仙了。易枚聽了。這類聞所未聞的話。少年好事的性情。不由得追問道。說那些經史子集是騙人上當的玩意兒。這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沒甚麼不可以的。但是這些談狐說鬼的小說。你何以見得竟是布帛菽粟之言咧。怎麼秦見始皇了。就可以成仙咧。你能說得出一個憑據來麼。黃律正色說道。這些書都是聖經賢傳。你後生小子。怎敢信口雌黃。道他是談狐說鬼的小說。你這話未免說得太無狀了。易枚丞被黃律惡聲斥責。心裏本已氣忿不過。祇是轉念一想。他若不是失心

瘋。必不會這們顛倒錯亂。且他平日是個做古文工夫的人。對於制藝試帖。都不屑研求。端陽日和我談了那們久。我已知道是個狂妄無知。毀謗聖賢的。此刻忽然變成了這般的態度。其中自應有個道理。何不暫將自己的火性壓下。細細的盤問他一番。或者能問出他的病源來。請好醫生給他治治。也是一件好事。免得白白的斷送了一個有望的青年。當下便按納住性子。仍打着笑臉說道。這祇怪我荒唐。說話沒有檢點。老兄不要見罪。不過老兄何以見得聊齋誌異子不語這一類書。是聖經賢傳呢。我不曾拜讀過這些書。實在不知道。望老兄指教。我也好去買幾部來讀讀。黃律這才歡喜了。拍着自己的大腿笑道。好呀。這方是有根氣的人所說的話。我的年紀。忝長了你幾歲。又是斯民之先覺者。應得指引你一條明路。你以後循着這條路走去。自有成仙的一日。你靜聽我說出一個憑據來罷。易枚丞極力忍住笑說道。我在這裏洗耳恭聽。黃律點點頭。提高了嗓音說道。我從六歲起讀書。到於今整整讀了一十四年。除去史子集四類騙人的東西而外。不曾讀過一本旁的書。今年端陽節那日。你不是在這裏和我談了大半天的古文嗎。你走過以後。我但磨研經史。從未出門一步。直到七月七日。我渡河到省城。看一個親眷。回來已是傍晚。因在親眷家。多喝了幾杯酒。天氣又熱。就搬了一張涼床。在後面一個小院子裏乘涼。天色已漸漸向晚。樹林裏的涼風吹來。覺得四體舒泰。就在涼床上睡着了。一覺醒來。祇見半勾明月。水銀也似的照在粉牆上。此時萬籟無聲。但有微風振木。仰看天上。疏星幾點。搖搖欲落。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了。正打算回房安歇去。一轉眼。即見兩個妙



齡女子立在我面前。每人手中提着一盞玻璃燈籠。那燈籠的光異常明朗。幾乎把星月的光都奪了。我雖是從來膽壯。然這們突如其來。一時也不免有些驚詫。方待開口。問二人從那裏來的。到此何事。立在左邊的一個女子已向我福了福。笑盈盈的說道。我家夫人教我二人來迎接黃公子。請公子不要錯過良時。我當時聽了這話。隨口問道。你家夫人是誰。住在那裏。迎接我有何事故。那女子答道。夫人祇教我二人來此迎接。並不曾教我們說別的話。夫人大約是知道公子不會推卻。所以不教我說旁的。我又隨口說道。這時書院的大門已經落了鎖。如何能去。立在右邊的一個女子笑道。夫人祇說黃公子聰明絕世。如此看來。真是一個驍漢。不能去。我們怎麼來的呢。左邊的女子叱道。夫人正怪你多話。吩咐了不教你開口。你再敢這般胡說。看我不回夫人。敲斷你的蹄子。右邊的女子便抿着嘴笑。不言語了。我這時心裏忽然有些恍惚起來。立起身說道。要去就走罷。看你們引我上那裏去。兩個女子用燈籠照着我向西方走去。我低頭認路。不知如何走出了書院。所走的都是黃沙。

鋪的道路。一坦平陽的。沒一處高低。此時全不見一些兒星月之光了。兩女子步履輕捷。我平日本不大會走路。這時卻像有人推着。如御風一般的。飄飄然行了一會。祇見前面有無數燈火。高高低低的。排列着。如一條長蛇。仍是左邊的那女子笑道。好了。夫人派車來迎接了。我抬頭一看。果見一輛極華麗的車。停在路旁。兩邊站班似的。立着四五十個女子。每人手執一個燈籠。有長柄的。雙手舉着。有短柄的。一手提着。一個綠衣女子。揭起車簾說道。請公子登輿。我也不知道推讓。提腳便跨上了車。那車恰好乘坐一人。我坐在上面。甚是安適。車行如舟浮跳上。但聞得耳邊風浪之聲。又一會。車停了。車簾又有人揭起來。說已到了。請公子下車。我即了水下來。便見一座巍巍的宮殿。大門上面。懸着一方匾額。上寫着明月清虛之府。六個大字。筆致勁秀。酷似王大令的書法。兩行提燈女子。列隊將我引進了大門。即見華堂上。銀燭高烧。金碧耀目。我漫步上了台階。迎我的那兩個女子。揮手教列隊執燈的退去。綠衣女過來向我說道。請公子稍候。說着。折身進裏面去了。隨聽得裏面有細碎的脚步聲音。緩緩的向外走來。我恐怕失儀。不敢抬頭仰視。那腳聲才住。祇聽得有很蒼老的聲音說道。遠勞黃公子跋涉。老身心甚不安。長途勞頓。豈可再是這們拱立。請坐下來。略事休息。老身還有事奉商。我這時忍不住偷瞧了一眼。見夫人雖是如霜鬢髮。而精神完足。絕無龍鍾老態。一種雍容華貴之氣。盡見於外。確不是人間老媪。所能比擬。左右侍立着四個女童。都是明眸皓齒。絕世姿容。越顯得夫人的莊嚴尊貴。我不知不覺的。上前屈膝稟道。黃某村俗之夫。荷承夫人寵召。夫人有何見諭。

跪聽尚恐失儀。豈敢越分高坐。夫人忙教女童將我扶起。女童雙手握住我的臂膊。我祇覺得那兩隻手掌柔滑如脂。異香透腦。頓時心旌搖動。幾於不能自持。勉強定住心神。立起來謝了夫人。再向扶我的女童道謝。女童嫣然一笑。掉過臉去。夫人先就正面座位坐下。伸手指着東邊一張白玉床。笑道。公子請這面坐。我鞠躬回道。夫人直呼賤名。猶恐承當不起。公子的稱呼。直是折磨死小子了。夫人笑道。天人異界。兩不相屬。公子不必過於搗謙。老身因小孫女盈盈。合與公子有一段俗緣。故迎接公子來此。此緣須得幾生方能修到。今日是雙星渡河之夕。日吉時良。佳期不可錯過。一切都已預備妥協。就請公子改裝。趁吉時成禮。我聽了夫人的話。不知應怎生回答才好。也由不得我不肯。夫人已教兩個女童過來。引我到更衣室。沐浴熏香。更換了繡紅禮服。回到華堂上。已八音齊奏。響澈雲霄。和人間一般的。兩個喜娘攙扶着盈盈。立在錦氈上。引我更衣的兩個女童。夾扶着我與盈盈交拜。拜後同拜夫人。夫人笑道。也算得是佳兒佳婦。老身的心願已了。回頭向喜娘道。等新郎成禮後。趁早派原車送伊回去。此地祇能常來不能久住。喜娘同聲應是。夫人即起身。仍由四個女童簇擁着進去了。喜娘扶着盈盈。引我同入新房。那新房陳設的富麗也非言語可以說出。總之沒一樣物件。是人間富貴家夢想得着的。進新房後。喜娘揭去盈盈頭上的紅巾。露出賽過芙蓉的面來。我一着眼。登時覺得那扶我的女童。竟是奇醜不堪了。心裏因歡喜得過度。倒疑惑是在夢中。自己不想信自己真有這般的豔福。迷迷糊糊的。聽憑喜娘搬弄。替我脫衣解帶。上床與盈盈成了合歡禮。突然聽得

雞鳴。喜娘匆忙進房說道。暫請新郎回府。今夜再來迎接。我方猶疑。盈盈已推衣而起。說道。來日方長。公子不可自誤。我還想問幾句話。喜娘已疊連催促道。路遠不易到。請新郎速行。我至此有話也不好再問了。祇得起身下床。仍穿了去時的衣服。看盈盈臉上。並無依依不捨的容色。喜娘又待催促了。沒奈何祇好出了新房。那迎接我的花車。已停在門口等待。我慌忙上車。忘了與夫人作辭。也不及與盈盈握別。車行如掣電。剎那之間。也不辨行了些甚麼地方。行了多少里路。祇覺得那車。忽然經過一處極狹隘的地方。車身搖簸得很利害。搖簸才住。車就停了。有人揭起車簾說道。請新郎下車。此地已是新郎的府第了。我心想那得這們迅速。跳下車來一看。滿眼黑洞洞的。伸手看不見五指。便問道。這是那裏。我怎生認得路回去呢。我問了兩聲。卻不見有人回答。禁不住焦急起來。大聲喊道。你們怎麼將我攢在這裏。就都聲也不做的跑了呢。口裏是這們喊。心裏明白。才從車上跳下來。並不曾舉步。也沒聽得車行的響聲。且伸手摸摸那車。看已推走了。沒有。遂伸手去摸。觸手冰涼的。仔細摸去。那裏是甚麼花車呢。原來就是我搬在後面院子裏乘涼的涼床。我的身子。竟已直坦坦的。睡在涼床上。也不知是如何睡倒的。易枚丞聽到這裏。笑道。老兄不是因喝多了酒。天氣太熱。特意把涼床搬到後面院子裏乘涼。就在涼床上睡着了的嗎。黃律連連搖手道。不是不是。我乘涼睡着了。是。不錯。但是已經醒來了。並已立起身來。將待回房安歇。方見着來迎接我的兩個女子。易枚丞知他是着了迷的人。用不着更和他爭辯。便點頭問道。後來又怎樣的呢。黃律繼續着說道。我這夜回來。

身上熏的香氣還很濃郁。只因一夜不曾安睡。吃過午飯。就上床睡了。也祇睡得一覺。心裏就回想昨夜的奇遇。輾轉不能合眼。見天色又要黑了。想起來吃了晚飯。索性收拾安歇。也是才起來。跨下了床。就見昨夜來迎接我的兩個使女。笑嘻嘻的走了進來。向我說道。小姐好。不思念你。你就一些兒也不思念小姐嗎。我連忙辨道。你怎知道我不思念小姐。可憐我的心。惟天可表。和你們說。也是枉然。我又不知道小姐。畢竟住在那裏。我就思念得死了。也沒尋覓處。你們是來接我的麼。快些兒引我去罷。使女笑道。我們終日為你奔忙。可得着你甚麼好處。卻教我引你去見小姐。圖快樂。催還不走。我祇得向他兩個作揖說道。兩位姐姐的功勞。實是不小。我沒齒也不會忘記。昨夜笑我駭漢的那個。笑道。你既是沒齒也不會忘記。怎麼這時就祇是思念小姐。倒不思念我們兩個呢。哦。是了。你是要等到沒了牙齒的時候。才思念我們。此刻年輕有牙齒。是祇思念小姐的。你心裏是不是這樣。我聽了這話。雖好笑。但是沒話回答。這個又斥他道。你昨夜敢無禮。猶可說名分未定。怎的此時還敢如此無禮呢。新郎不要理這爛蹄子。車已在外。面伺候。請新郎就去。遲了時刻。夫人要罵我們不中用的。那個使女一邊向外走着。一邊說道。夫人罵倒沒要緊。祇怕小姐等急了。還要打呢。我到了這時。一心想去見盈盈。也不理會他們的胡說。跟着二人。毫無阻格的。幾步就到了曠野。見昨夜的花車。停在面前。祇沒有列隊執燈的那些人了。這夜我和盈盈睡時。便不肯像昨夜那般拘謹。不敢說話了。細話了無數思慕之話。因問明月清虛之府。是甚麼宮闈。夫人是天上甚麼班職。盈盈堅不肯說。後來被我

問急了。遂向我說道。公子不曾讀過蒲松齡的聖經嗎。那聖經裏面。有一大半是寒族的家乘。寒族的人。現在都供奉蒲松齡的神像。我問蒲松齡是那朝代的人物。我的學問。雖不算是淹博。怎的聖經這書名字。我都沒聽人說過呢。盈盈悄然不樂。將頭偏過枕頭旁邊。不則一聲。我嚇慌了。不知要如何慰藉他才好。盈盈忽然長歎一聲。說道。祇怪寒族衰微。像公子這般淹博的人。都不知蒲松齡是本朝的人物。聖經就是聊齋誌異。尚有甚麼話可說咧。我這時見了盈盈這種憔悴可憐的樣子。心裏着實難過。勉強安慰了一會。盈盈這夜。終是不快。我回家後。就買了這部聖經。每日捧誦。實在都是些布帛菽粟之言。我心恨那騙人上當的玩意。就盡數燒了。你想。我若不是因那些甚麼經史子集誤事。怎麼會連聖經都不曾讀過。蒲松齡都不知道。盈盈怎得終宵不樂。我自從讀過聖經。盈盈對我。便格外恩愛了。於今一月有餘。我沒一夜不和盈盈同睡。據盈盈對我說。我去成仙已不遠了。這不是一個老大的憑據嗎。易枚丞心裏。雖覺得詫異的很。但見他兩眼無神。說話不似尋常人的神氣。既已聽得這些怪異的話。不敢再和他多說。便與辭出來。也沒將這些話。向朋友說。也沒再去進德齋看他。直到重陽日。枚丞在水麓洲閑行。遠遠的見一個穿夏布長衫的人。逕向書院裏走去。看那背影。極像是黃律。暗想。重陽天氣。如何還穿夏布長衫。黃律是失心瘋的人。必然是他無疑。我何不跟上去。看他作何舉動。隨即放緊了脚步。趕進了書院。因相離得太遠。已不見了。便追到進德齋。齋門緊緊的關着。是從裏面鎖的。易枚丞也是少年好事。握着拳頭敲門。擂鼓一般的敲得響。祇不見裏面有

人答應。齊夫跑來問甚麼事。易枚丞說了緣因。齊夫也敲喊了一會。仍沒有聲息。齊夫道。這兩扇門。上下的門斗都朽了。可以撬得開來。既是沒人答應。門又是從裏面鎖的。不妨撬開門進去自看。易枚丞自然贊成這話。當下便將門撬開了。齊夫走前。易枚丞走後。到了黃律讀書的房裏。祇見黃律直挺挺的。躺在床上。身上正是穿着一件夏布長衫。再看面色不對。齊夫用手去他身上。一摸。已是冰冷鐵硬。還不知他從甚麼時候死去的。易枚丞和齊夫不待說都吃了一嚇。立時報明了山長。呈報了老師。同書院的人。聽了這消息。都跑到進德齋來看。那時住書院的人死了。死人家屬在近處的。即刻派人去通報。由家屬來領屍安埋。同書院的人送一份公奠。家屬在遠處。或竟沒人知道死者家屬的。就由同書院的。先湊錢買了棺木。裝殮起來。再設法通知家屬來領。公奠便不再送了。這時黃律的家屬。早已撤回孝感去了。同書院的。祇得大家湊錢。着人去省城買了衣食棺木來。本打算就在重陽夜。裝殮入棺。祇因買辦的時候。湊少了錢。不曾買得靴帽。天色已不早了。恐怕關了城門。不得進城。從新湊足了錢。祇等明日天亮。再派人過河去買。將應買的事物。開了一單。湊足和的錢。放在黃律的書案上。湖南的習俗。恐怕走屍。須得有人坐守一夜。但是這進德齋。平日已是沒人敢住。這時更有死人躺在房中。還有誰肯當這守屍的差使呢。大家你推我讓的。終沒一人肯擔任。大家便議出一個拈鬮的辦法來。議定二十個人輪守。許多的紙團裏面。祇有二十個紙團有守字。誰拈着守字的。再不能推諉。易枚丞念兩度談話的情。本願意跟着守一夜。湊巧一伸手就拈着有守字的了。二十

個人在一間房裏。那怕就是妖精鬼怪的窟窿。也決沒有再膽怯的。祇是靜坐。也不容易挨過一夜。就大家圍着一張桌子賭錢。遲賭到天光大亮。才收了場。易枚丞拿了一手巾包散錢。想就書案上穿貫起來。走到書案跟前一看。笑呼着同伴說道。怎麼說忘記買靴帽。這裏不是靴帽。是甚麼呢。同伴的都過來看了驚訝道。這是怎麼說。宜但有靴帽在這裏。昨夜開的那一單要買的事物。不都有在這裏嗎。哎呀。這裏還有一軸輓聯呢。打開來看是誰輓的。易枚丞幫着將輓聯打開來一看。見字體異常韶秀。聯語也天然韻逸。不是俗手所能辦。在下還記得易枚丞向我念的是。

獨坐無聊。仗酒拂清愁。花銷英氣。

幾生修到有銀燈礙月。飛蓋妨春。

下款寫着明月清虛之府幾個字。裝璜後也就沒有甚麼怪異了。從此進德齋更無人敢住。直到光緒末年。改辦了高等學堂。將房屋完全翻造。於今不僅沒有進德齋的名目。連嶽麓書院的名目也沒有了。

二 三妖猴

向愷然

在下閑居無俚的時候。每歡喜將平昔耳聞目見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腦筋裏如電影一般的輪迴演映。事情越是奇怪演映的次數便越多。時常遇着演映好笑的事。不知不覺的就獨自

縱聲大笑起來。家人不知就裏。突然聞得大笑之聲。每每疑心有客來了。或走來問和誰說笑。在我腦筋裏輪迴的次數最多。覺得最奇怪最有趣的。惟有三件糊塗的故事。一件是親眼看見的。二件是聽得人說的。但雖是聽得人說的。卻不是出於虛造。隨手寫將出來。自覺比較普通。象由心造的小說。興趣還來得濃厚些兒。

(一)

我十二歲的時候。在長沙鄉村中。蒙童館裏讀書。同學的共有十六個。以我的年紀為最小。這一十六個同學。都因離家太遠。就在館裏寄宿。惟我離家不遠。本可以不寄宿。不過小孩心性。歡喜人多熱鬧。也借着自修便利。和許多同學。鬼混做一塊。夜間還有誰肯拿着書本認真用功呢。祇等先生一關了房門上床。我們便各自幹各的頑皮事業了。或是白天在外面偷了人家的蔬菜雞鴨。等到夜間煮了吃。或是趁夜間悄悄的出外。釣人家池塘裏養的魚。摘人家棚架上的瓜菜。最高上的頑皮事業。就是下象棋。我那時因年紀比一般同學的小。夜間出外做小偷的勾當。不敢同去。恐怕被人家發覺了。追趕起來。逃跑不快。同學的也怕因我誤事。不教我同去。除我之外。還有幾個。或因身體孱弱。或因膽量太小。不能同去的。便在館中坐地。祇是他們偷了東西回來。我們坐在館中的煮吃的時候。仍然享同等的利益。我們不能陪同出去的。連我共有五人。一個個都眼睜睜的。盼望出外做小偷同學。得勝回來。好大家享些口福。誰也不肯先上床安睡。我們五人既都不肯先睡。而面面相覷的坐着。又苦無聊。於是就圍坐在



一盞油燈底下。分班下象棋。我的象棋程度最低。祇能坐在旁邊觀陣。他們四人鉤心鬪角的下。有時為一顆子相爭起來。鬧得先生聽見了。就得受一頓臭罵。棋子燒毀。棋盤撕破。因此相約。動子不悔。無論如何。不許開口說話。誰知就在不許說話的當中。生出極有興趣的事來了。這夜是九月下旬。月出在半夜以後。當小偷的同學不曾回來。我們照例寂靜無聲的下棋。在那沉沉夜氣的當中。忽聽得窗外院落裏。有兩翅膀撲撥的聲。音越撲越急。我那邊鄉裏。本來時常有猴子偷人雞鴨的事。我們一聽那翅膀撲撥的聲。同時五人一般的猜度。各人都低聲說。猴子。我靠窗坐着。一掉頭就從紙縫向院落裏張望。是時彎月初升。微風弄影。院落中一草一木。皆如浸在清明秋水之中。纖微畢見。祇是並不曾見有猴子在那裏。翅膀撲撥的聲也停息了。然我心裏總不相信真個沒有。仔細定睛。向樹陰裏搜索。猛然樹枝一響。卻被我見着了。原來果是一隻猴子。正用左手支着一個小小的紅色布袋。右手抓住一隻淮鴨的頸項。拚命的往袋口中塞。祇是鴨大袋小。那裏塞得進去呢。塞一下。

鴨翅膀便撲撥幾下。惟頸項被抓的太緊。叫不出聲來。猴子見塞了一會。塞不進袋去。忽又停住不塞。望着鴨子發怔。像是在那裏想主意似的。是這們停止一會。又跳過一邊。仍是如前一般的塞。翅膀也如前一般的撲撥。我最初張望的時候。不曾看見。也不曾聽出聲音。想必已是在那裏望着鴨子發怔。我們看了。都不做聲。各人都把口掩了。恐怕笑出聲來。打算看那猴怎生擺布。祇見那猴子。一連換了幾個地方。但不肯換手。好容易塞進大半截。到袋口面去了。祇因不敢將那抓頸項的手放鬆。而左手支着袋口。也是不能鬆的。右手一抽出來。鴨頭也便跟着出來了。看那猴子的情形。確是着急的厲害。末後用一脚抓住鴨頸項。一脚彷彿抓住一邊翅膀。屁股坐在地下。雙手支開袋口。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住鴨身上蒙罩。奈鴨的翅膀。始終是亮開的。照起首時的塞法。倒可塞進去半截。及改用這個方法。更一片鴨毛。都裝不進去。我們躲在房中偷看的人。見了這情形。實在是忍笑不佳。有一個同學的。平常最喜打石子。手法也還不錯。相隔十多丈遠近的狗。他用石子打去。十九能打中狗頭。蒙館附近咬人的惡狗。沒有不曾挨他打過的。都是見了他就跑。這時他看得手癢起來。卻苦房中找不着石子。一看桌上有個圓形的墨水缸。隨手拿起來。上半截的窗門是開着的。輕輕踏在椅上。探出半段身體。對準了。一水缸打去。猴子正在一心想裝鴨子。沒分神照顧房裏有人暗算。水缸正打在他脊梁上。這一驚非同小可。吱吱的叫了兩聲。撒下鴨子布袋便跑。我們都從窗門裏翻出去。想追趕一番。祇是等我們翻到院落裏看時。猴子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了。遺下兩個布袋。都祇尺來

長一個空的一個裏面裝了一隻燻臘了的雞子。不知從那裏偷得來的。我們倒落了一頓飽吃。過不了幾日。接連下了幾天秋雨。同學的夜間不能出外作小偷。安睡得比平時早。這日一個姓周的同学。對我們用質問的聲音口說道。你們是那一個使促狹。把我的筆尖都剪禿了。害得我大字卷子都不能寫。我們一聽這話。都很覺得詫異。齊聲答道。誰無端剪你的筆尖做甚麼。姓周的道。你們且來看看。姓周的房間。就是那夜我們五個人在他座位下棋。發見猴子的當下我們同到座位跟前。他從磁筆筒裏抽出一把筆來。一枝枝脫去筆套。給大家看道。不都成了禿頭禿腦的東西麼。我們接過來仔細一看。那裏是剪斷的呢。竟是用火燒成那禿頭禿腦的模樣。有兩枝寫大字的筆毛上還沾着茶油。我們才斷定是在油燈上燒禿的。然也猜不出是誰使的促狹。姓周的氣忿得向空亂罵了一頓。也就罷了。這夜姓周的睡得迷迷糊糊的時候。忽聽得桌上一響。忙睜眼隔着帳門。朝外一看。祇見一隻猴子端坐在桌上。將油燈剔亮了。些從筆筒裏抽出筆來。脫了筆套。湊近眼前。反覆玩弄。然後拿向燈上去燒。姓周的忍耐不住。就床緣上猛力一拳。接着一聲大吼。跳下床來。猴子嚇得往窗外一跳。霎眼便不知去向了。我們大家驚醒起來。燒筆的疑案。至此才得明白。然而疑案雖明。猴子仍是每夜必來騷擾。或撕破各同學的書本。或將油燈弄翻。到處油污狼籍。簡直鬧得不可收拾。虧得左右的農人說。因為兩個布袋。不曾退還他。所以每夜來擾。我們似信不信的。姑將兩個布袋懸掛屋簷上。次早看時。已不知何時取去了。從此那猴子不曾來過。

(三)

離我家館二三里遠近。有家姓何的。富有田產。住宅極其壯麗。因時常有竊賊到他家偷東西。他便請了一個會把式的壯士。終年住在家中防守。這壯士姓胡名應葵。年紀三十來歲。本領雖不甚高大。手腳卻很便捷。胡應葵白天沒有事。總是在砂灘上練習跑步。和使拳刺棒。準備有賊來時。好實施自己的職務。周近數十里。的竊賊。聞他的名。都不敢來嘗試。胡應葵夜間不大睡覺。坐守到天光大亮了才上床。睡到一二點鐘起來。差不多成了他的習慣。他的性情。極愛清潔。衣服被褥。都比和他一般兒身分的人精緻。在何家做長工的和一切匠人。誰也不能在胡應葵床上。靠一下子。他老實不客氣的。說怕坐髒了他的被褥。這日天光亮了。胡應葵鋪床睡覺。一看被褥上。糊了好幾處泥砂。當下氣忿得甚麼似的。指定說是長工。因他愛潔淨。不教人在他床上坐。挾了這點兒嫌。有意將泥砂弄到他床上的。長工指天誓日的。說沒有的事。彼此爭論了好一會。東家出來調解了才罷。胡應葵沒奈何。將被褥完全滌洗過。重新鋪疊起來。一出房。便將房門反鎖了。並時時留心照顧。次早開門進房去睡。新洗的被褥。不知何時又糊了許多泥砂在上面。不由得暗暗吃驚道。這才奇了呢。我親手鎖的房門。鑰匙在我身上。有誰能進房來作弄我咧。仔細在被褥上面查看。祇見雪白的墊單上。有無數的小腳跡印。一望就知道是猴子的腳跡。胡應葵看了。放在心裏。絕不向人說出來。這夜悄悄的。躲在黑暗地方偷看。夜深人靜的時候。果見一隻尺多高的玄色猴子。從窗門縫裏跳進房。向兩邊望了望。直

往牀上一跳。先在疊起的被窩上。來回走了幾遍。又四處翻看了一會。就在墊單上。左一個筋斗。右一個筋斗。又豎一會蜻蜓。末後撒了一泡尿在被窩上。方跳下床。越窗跑了。胡應葵因躲在隔壁房裏。一時不能進房。看了這情形。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幾番打算躡足出房。堵住窗門。捉拿。祇因知道猴子這東西最機靈。這裏一動得腳響。他就在那邊逃跑了。逆料不驚動他。明晚必然再來。自己思量了一條計策。仍不向人說明。等到夜間大家都睡了。胡應葵仰面朝天。的睡在床上。將被窩抖開來。蒙頭蓋了自己的身子。兩邊虛空低下的所在。拿許多衣服墊起。外面看不出有人睡着的形像來。手腳向四角張開。祇等猴子一跳到被窩上來。就出其不意的手腳齊起。把猴子包在被窩裏。佈置既定。即在被裏屏聲息慮的等候。可憐連嗽都不敢咳一聲。動也不敢動一動。靜等了一個多時辰。已禁不住將要朦朧睡着了。陡聽得窗門一聲響。跟着一個很重的東西。往自己肚皮上一跳。胡應葵何等快捷。那有給他逃跑的分兒。剛一落到肚皮。早已四邊齊上。緊緊的包在被窩裏面了。紮縛的麻索。都已安排好。在手邊。隨手拿來。將被窩撮攏來。紮了一個結實。起初還彷彿在被裏動彈。紮縛停當後。一些兒動靜也沒有了。胡應葵提在手中。跳下床來。喜笑道。好孽畜。你也不看清人。我的床上。你也敢來胡鬧。我這番不要你的命。怎得出我這幾日胸中的惡氣。一面說。一面提出房來。喚起了長工。並東家。先說明了前昨兩夜情形。和如何捉拿的方法。才指着被窩給大家看。眾人聽了。無不喜笑。姓王的東家說道。猴子這東西。最會裝死。萬不可輕容易把被窩打開。一打開就跑了。胡應葵道。不錯。

他初進被的時候。還動了兩下。後來見我紮牢了。知道逃不脫。就裝死不動了。我不怕他裝死。我得由假死打成他一個真死。他難道會妖術。不怕打麼。隨伸手給長工道。你祇替我緊緊的捏着這裏。就這次磚地下。等我來給他一頓飽打。長工照着胡應葵握手方式。雙手牢牢的握了。擱在火磚地上。胡應葵提了一個木狼槌。兩手舉齊頭頂。使盡平生的氣力。一連幾槌下去。好像已打成肉餅了。想解開來看。東家還說祇怕不曾打死。胡應葵道。我橫豎拚着被窩不要了。索性再賞他幾槌妥當些。於是又使勁打了幾槌。大家聽了槌下去的響聲。齊聲證明已打成肉醬了。這才把槌放下。胡應葵要長工動手解索。自己放下狼槌。張開兩手。準備萬一不曾打死。好下手捉拿。就是立在周圍看的人。也都張着雙手等候。長工解開了繩索。尚抬頭問胡應葵道。就這們抖開來麼。跑了卻不能怪我呢。胡應葵很覺得有把握的答道。祇管就這們抖開來。跑了不怪你。長工真個捉住一邊被角。往上一抖。嚇得兩旁的人都退了幾步。祇是一下並不曾抖出猴子來。大家的胆就壯了。長工失聲叫着啊呀道。果然打成肉餅了。沾在被窩上。不得下來。胡應葵接着笑道。是嗎。我這幾槌。便是銅頭鐵背。火眼金睛的孫猴子。也得打成肉餅。旋說旋伸手捧了肉餅來看。又不由得吃驚道。怎麼這猴子沒有毛呢。這時天色已亮了。大家認真看時。那裏是甚麼猴子。原來是一塊臘肉。已被槌得稀爛。非仔細認不出是臘肉了。大家都笑得彎着腰伸不起來。惟有胡應葵十分懊喪。猴子不曾拿得。倒把一床八成新的精緻被窩。斷送得不能用了。一說是那猴子看出胡應葵假睡的用意。故意偷一塊臘肉下來。作弄

胡應葵一說是猴子偷了臘肉帶到床上來玩弄。一上床知道有人。撒下肉就跑。二說都是揣測之詞。不知誰是。總之是實有其事便了。

(三)

福建長樂縣姓王的。是一個巨室。有百十萬財產。主人養了一隻猴子。極靈巧。主人對他說話。他能懂得意思。客來了。叫他拿烟送茶。一點兒不錯。亂一點兒不苟。且並能打發他出外。買不重要的東西。祇須將錢。並要買甚麼東西的樣品。交給猴子手中。他自然能照樣買回來。長樂縣城的商店。無不知道這猴子。是王紳士家的。誰也不敢傷害他。有時店家見猴子拿着樣品來買東西。故意拿出和樣品不同的東西給他。他抵死也不肯要。錢也捏在手中。不肯遞給店家。必待與樣品對了不錯。才肯給錢。王家富有。原用不着猴子。差使。不過覺得有趣。每日總得尋幾椿事。給猴子出外做做。長樂城的人。也都日日想見這猴子的面。尋尋開心。王家主人吃鴉片烟。長樂城祇一家烟膏店的烟最好。主人非這家的烟。不能殺癮。又不肯一次多買些。放在家中。說多買多吃。必須每日打發猴子去。一手拿錢。一手拿盒去挑。烟膏店習以為常。每日猴子一來。即照着錢的多少。挑膏給猴子去。從王家到烟膏店。必走一家水菓店門前。經過。猴子見了水菓。十分思吃。卻又不敢上前去取。每次經過的時候。總得徘徊一會。現出饒涎欲滴的樣子。水菓店就想騙猴子手中的錢。看看猴子的情形。即向猴子招手。先拿點兒香蕉。給他吃了。猴子吃得嘴甜。還想要吃。店夥便說。你得給我的錢。我也不完全要你的。你仍舊可

以去挑烟。猴子能有多大知識。就分了點錢給店夥。換得幾件水菓吃了。及至挑得烟膏回來。主人覺得烟少了些。以為是烟膏店欺。猴子不懂得。不曾照錢數給烟。打發當差的去烟膏店質問。烟膏店裏的人說。猴子祇拿多少錢來。主人一聽這話。就疑心是猴子不小心。在路上把錢掉了。抓着猴子打了一頓。次日仍要猴子去挑。猴子雖然為吃水菓挨了打。見了水菓。卻仍不捨得不吃。店夥又招手引誘他。他又分些錢吃了。他是一隻有靈性的猴子。知道少了烟。回家又要挨打。猴子的手腳何等快便。挑了烟膏之後。乘烟膏店裏的人不在意。居然偷了些烟膏回來。主人見這回烟膏特別的多。也不知道是偷來的。歡喜得獎勵了猴子幾句。猴子一得了主人的獎勵。也喜得搔耳扒腮。自以為這偷的方法很好。於是每日吃水菓分了錢。就偷烟膏彌補。不過猴子的手腳雖快。但是做得不乾淨。弄得烟缸外面。四處糊滿了烟膏。烟膏店裏的人。幾番見了。覺好奇怪。思量若是人偷烟。決沒有這們魯莽的。必是王家的猴子了。烟膏店的人既已發覺了。祇等猴子來挑膏之後。店主就躲着窺探。果然被他捉着了。他手中拿了一根很長大的旱烟管。乘猴子正在偷膏的時候。劈頭就是一下。猴子遍身都不怕打。祇頭頂萬分經受不了。一下。便是用竹竿敲一下。也得送命。何況用很長大的旱烟管呢。在店主的意思。原沒打算一下打死的。也是這店主合該倒壽。當下見猴子挨了一下。就倒在桌上。祇吱吱的叫了兩聲。手腳一顫動便死了。也就大嚇一跳。知道這猴子是王家的寶貝。王家是有錢有勢的人。得了信。決不肯善罷甘休的。當下嚇慌了手腳。祇得將猴屍用繩縛起來。掛在門背後。想

等夜深街上沒人行走了。方提去掩埋。挑了許多盒烟膏。送給烟客吸。要求眾烟客大家隱瞞。眾烟客祇得答應。再說王家的主人。連忙打發猴子去挑烟。半日不見回來。等得不耐煩了。又打發當差的去接。當差的直走到烟膏店裡。問我家的猴子。曾來挑烟沒有。店主說。今日不曾來。我們還正在這裏議論呢。當差的回家。照樣的報告。主人詫異道。奇怪呀。我的猴子。養了十來年。打發去外面做事。一次也不曾荒唐過。今日不曾去挑烟嗎。我不相信。我得親去查查。隨即帶了兩個當差的。走到烟膏店一問。店主人如前一般的回答。並請烟客證明。烟客都吸了店家的白烟。自然異口同音的說。不見猴子來。王家主人見都如此說。也想不到有傷害的事。已打算退出烟膏店。到別處尋找。說也奇怪。猴屍在門背後懸掛得好好的。就在這時候會忽然掉下地來。這猴屍一下地。就被王家當差的看見了。搶上前提了出來。店主還想來奪。祇是那裏來得及。王家主人見了。即時放聲大哭。一面指揮當差的。把店主挾了。一面提了猴屍。親去長樂縣衙告狀。王家既有錢有勢。聽憑賠多少錢。是不要的。定要店東論抵。好不容易才求得王家答應。由店東給猴子做孝子。送猴子大出喪。一切衣衾棺槨和安葬費。都由店東拿出來。這場官司結束。這并烟膏店也就跟着結束了。這事是福建吳應培說給我聽的。一些兒沒有虛假。不能不說是很有趣味的事了。

三 蝦蟆妖

向愷然。



新寧劉蛻公最歡喜談怪異的事。他年紀雖輕。腦筋裏面所藏的稀奇古怪之事。卻是極多極多。他說新寧苗峒裏有個姓藍的。漢文做得很好。在三十歲上。進了個學。天生成他一身驚人的氣力。一隻手能舞得動一百二十斤重的大刀。並曾遇異人。學會了許多法術。他平生用一把六十斤重的鋼叉。共殺死過一百隻虎。我到第一百隻的時候。遇的是一隻三腳白額虎。這三腳白額虎的來歷。是因為苗峒裏的獵戶。裝設釣虎的釣。這白額虎是曾上過釣。自己咬斷了自己的前腳。逃出來的。(苗峒裏釣虎的釣。係用絕粗的南竹。一端深插入地下。竹梢朝天。用數人之力。將竹梢牽下來。使竹彎成圓形。用牛筋打許多活結。鋪在南竹的前後左右。總結繫在竹梢上。虎爪誤踏在活結上。便縛住了。不得脫。虎不知道是釣。也沒有解結的能力。自然用力拉扯。一扯發了竹梢的栓紐。就連虎彈上了半天。虎上了釣。惟有亂動亂叫。絲毫沒有解脫的方法。祇有這隻白額虎。被釣的是前腳。便自將前腳咬斷。跌下地逃了。)比尋常的虎精明些。姓藍的費了許多周折。才將這三腳虎收服。已教人剝皮。

剝下一半了。姓藍的走近虎跟前來看。想不到這虎忽然跳起來。將姓藍的左膀抓傷了。姓藍的平日殺虎。全仗左手拿叉。左膀既被虎抓傷。便不能再殺虎了。從傷了左膀以後。就專拿法術替人治病。安宅驅邪。新寧的人。因此都叫他藍法師。藍法師喜吃蝦蟆。每到秋季。蝦蟆正肥的時候。他每夜必拿一個火把。一個布袋。到山澗旁邊石岩裏照蝦蟆。照了用布袋裝着回來。自剝自吃。有多少能吃多少。照來照去。山澗裏的蝦蟆。已被他照得一乾二淨了。他祇得去離家略遠些的山澗裏尋覓。因為離家略遠。恐怕在山中遇有野獸。隨身帶了一把單刀。但是他這單刀。和尋常的單刀不同。尋常單刀。重量不過數斤。他這把單刀。足重三十二斤。一寸厚的刀背。三分厚的刀口。形式像一把單刀。實際些一兒不鋒利。也沒有刀鞘。終年也不磨洗。鏽得和一片死鐵一樣。據藍法師自己對人說。這單刀是他師傅傳授給他的。已有千數百年的歷史了。這刀所懸掛的地方。妖魔野怪。決不敢近。三千年道行的老狐。已有三隻死在這單刀之下。山魍野魅被斬除的。更是不計其數。於此可見這單刀的威力了。藍法師將這刀帶在身邊。到離他家六七里以外的山澗裏。照取蝦蟆。第一夜照了半布袋。歸家甚是高興。第二夜再去。用火把照了幾處石岩。卻是一隻蝦蟆也沒有了。藍法師暗自尋思道。怪呀。怎麼才照取了一夜。就一隻也沒有了呢。難道這澗裏的蝦蟆通靈。昨夜被我照去了半袋。預知我今夜會來。早的躲開了嗎。心裏是這們想。祇是仍捨不得空手歸家。打算照完這一條山澗。若到盡頭處。還是一隻沒有。就祇索空手歸家了。又照了幾十步遠近。見有一個很大的石岩。將火把伸進

石岩一照。可不把個藍法師喜死了。原來石岩裏擠得滿滿的。盡是又肥又大的蝦蟆。一隻隻蹲在裏面發抖。藍法師望着蝦蟆笑道。你們儘管嚇的藏在這裏面發抖。合該是我口裏的食。是無論如何躲避不了的。邊說邊捉了往布袋裏塞。岩裏的蝦蟆還不曾捉完。布袋已經裝滿了。藍法師捉了這一滿袋蝦蟆。歸家飽吃了一頓。他既是一個生性喜歡吃蝦蟆的人。發見了這種蝦蟆會萃的山澗。那有個不再去照取的道理呢。這夜換了個更大些的布袋。免得有多餘的裝不下。真是天從人願。這夜果又和昨夜一樣。澗內所有的蝦蟆。全體躲在一個大石岩裏。毫不費事的。伸手捉了一大布袋。藍法師心裏也覺這事太離奇。恐怕再有甚麼意外的禍患發生出來。第三夜欲待不去。祇是一則因蝦蟆是他自己喜吃的東西。二則仗着他自己的法術武藝。這種奇特的事。不得著一個究竟。總覺有些放心不下似的。有這兩個原因。祇得又跑到那山澗裏去。卻是這番的情形。就不和前兩夜相同了。每一個石岩裏。蹲着一隻蝦蟆。石岩大的。蝦蟆也大。石岩小的。蝦蟆也小。一隻隻都把頭朝着外面。睜起圓鼓鼓的兩眼。望着藍法師。藍法師明知這番的情形。更來得奇怪。但心裏絕不畏懼。捉到手便往布袋裏塞。一路捉去。也沒計數。不知道共捉了多少。約莫這條山澗。將要到盡頭的地方了。暗想已捉了這們多隻。怎麼這布袋。還不曾裝滿呢。隨用手中火把。將布袋一照。不禁大吃一驚。布袋裏那有多少蝦蟆呢。僅有一隻極大無比的。蹲在袋裏。佔了大半布袋的地位。這大蝦蟆。渾身金光燦爛。一見藍法師用火把去照。便張開簸箕大口。噴出熱氣來。就和蒸了一甌飯。才將甌蓋揭開相似。

藍法師連忙將袋口捏住。放下火把。抽出那把師傅的單刀來。將袋裏蝦蟆放在一塊大石岩上。舉刀砍去。祇聽得哇的一聲。逆料已劈做兩邊了。索性再劈幾刀。免得再活轉來。祇是一連幾刀劈下去。覺得有些不妥。好像布袋裏已劈得沒有什麼東西了的樣子。重新將火把揚着。照那布袋時。那有什麼蝦蟆。被劈在布袋裏呢。僅將一個好好的布袋。劈得稀爛。休說裝蝦蟆。連做揩桌檯的布。都嫌太爛的粘不上手。藍法師十分詫異。思量這東西的本領不小。在我這把刀底下。竟能逃走得無影無踪。可見得這東西有些能耐。我倒得留他的神。不要在陽溝裏翻了船才好。正是這般思量着。偶抬頭見一個絕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在另一塊大石岩上。笑盈盈的望着自己。藍法師叱了一聲。問道。你是那來的妖物。敢在我跟前賣弄風騷。那女子笑答道。你藍法師也太不識好人了。你前昨兩夜。捉了那們多蝦蟆。吃得那們痛快。你可知道是誰送給你吃的麼。藍法師道。我自己捉回去吃的。有誰送蝦蟆給我。女子指着藍法師的臉。浪笑道。你這人真會說便宜話。你既是自己會捉。為什麼不在離你家不遠的山澗裏捉。卻要跑到這山澗裏來呢。藍法師也打着哈哈笑道。這條山澗不是你的。我高興在那山澗裏捉。便在那山澗裏捉。我高興在這山澗裏捉。便在這山澗裏捉。和你有什麼相干。我每夜在我那山澗裏捉。已被我捉得一乾二淨了。所以到這山澗裏來。那一隻蝦蟆。不是由我親手捉進布袋的。有誰曾送過一隻給我。女子聽了。隨即收了笑容。歎了一口氣道。怪道世人不肯做好人。原來好人是白做了的。你自己也不思量思量。山澗裏的蝦蟆。是你捉得盡的麼。你自己若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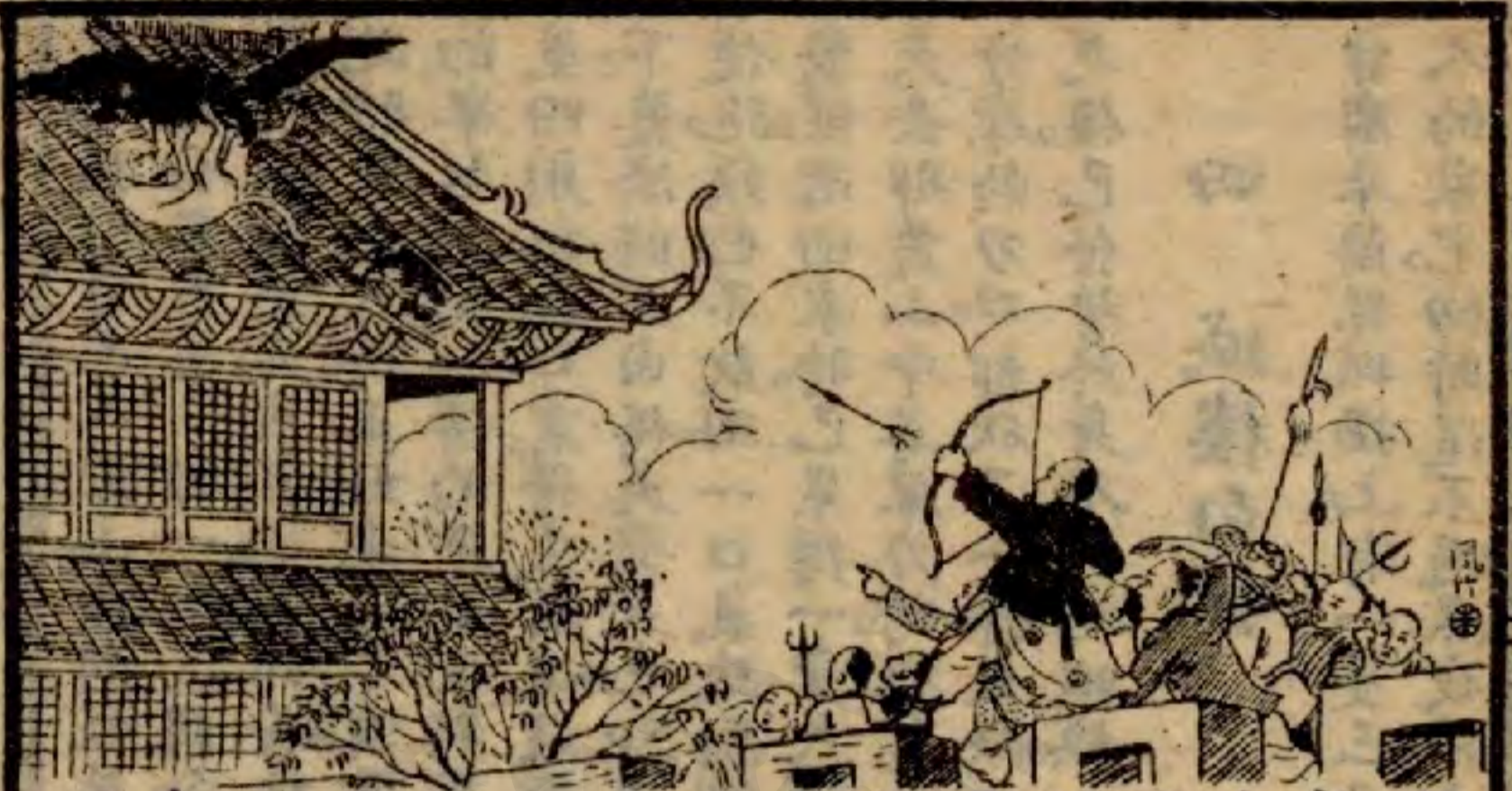
捉蝦蟆。為甚麼平日祇能捉半袋。還得東尋一隻西找一隻呢。前昨兩夜祇在一個大石岩裏。就裝了一滿袋。沒有人送給你。你有這好的造化嗎。藍法師心裏明知道前昨兩夜的蝦蟆。聚在一個石岩裏。不是無因。此時聽了女子的話。正合了自己想得着一個究竟的本意。便和顏悅色的向女子陪罪說道。對不起。原來承你的情。送給我吃的。若不是你自己來說給我聽。便再過些日子。我也無從知道。請問你與我有甚麼因緣。要送這些蝦蟆給我吃。女子含笑了一會才說道。這山澗裏不是談話的所在。請法師去寒舍坐談一會。何如。藍法師心想這女子分明是個妖精。他有甚麼房屋。可以容我坐談呢。去但是我若回說不去。他必然要笑我膽怯。不是好漢。去儘管同去。不過時時仔細提防着他罷了。遂慨然應道。很好。我正想到你家去瞧瞧。你家住在那裏。你把地名方向說給我聽。你祇管先走。我隨後即來。女子道。寒舍就在離此不遠。不過深夜之中。法師獨自不容易找尋。何妨就請同去呢。藍法師原已料定女子必然要求同去。祇是心想女子肯在前走。自己跟隨在後。容易防範些。因此故意說要女子先回去。見女子果然這們要求。便隨口答道。既是這們就同去也。使得你在前引路罷。女子笑了一笑。如花枝招展的向山上走去。藍法師一手提着單刀。一手握着火把。緩緩的跟在女子背後。大約跟從了半里來路。已入萬山叢錯之中。並沒有路徑。可以遵循。此時夜氣沉沉。萬籟俱寂。朦朧月色。照得那些奇松怪石的影子。都像是山鬼伸着臂膊要攫人的樣子。藍法師雖則仗着自己。的法術高強。然到了這種境地。心裏總不免有些虛怯怯的。因為不知道這女子。畢竟是個什

麼妖物。引自己入深山。叢到底是什麼用意。恐自己的法術萬一敵不過這女子。入山越深。脫身越不容易。藍法師一起這個念頭。即時以口問心的說道。既明知這東西是個妖怪。跟着他走。不待說是兇多吉少。我何苦祇管跟隨他做什麼。俗話說得好。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我此時在他背後。正好乘他不備。賞他一刀。免得落他的圈套。藍法師自覺主意不差。不動聲色的舉起那把師傅的單刀來。對準女子的後腦。用盡渾身氣力。一刀劈去。祇聽得咯喳一聲。火星四射。把虎口震得生痛。連這條臂膊。都登時震得麻了。遂拿不起那單刀。鏘然一聲。掉在地上。藍法師不由得大驚失色。知道不妙。那敢彎腰拾刀。一面口中念着護身咒語。一面折轉身。便跑頭也不敢回。一口氣跑到剛才劈大蝦蟆的山澗裏。覺得腳腳踏在蝦蟆身上。心裏更是驚慌。逃回家時。已累得一身大汗。就此病了半月。病中見無數的蝦蟆。將身體圍繞。病後趁白天去那叢山中尋單刀時。祇見一塊五六尺高的大石碑。被劈碎了一半。拾起單刀來看。二三分厚的刀口。都砍了一條大缺口。可見藍法師當時用力的猛烈了。藍法師自受了這番驚嚇之後。已發誓終身不再吃蝦蟆。

四 城樓白猿

向愷然

甘肅皋蘭縣城樓上。有一隻三尺多高的白猿。藏匿在城樓的天花板裏面。時常黑夜出來。擾人的家宅。初時還不過黑夜浸入人家。拋磚擲瓦。弄壞人家的什物器具。久而久之。竟奸淫人



家婦女。有時更將年輕婦女。擄到深山之中。這白猿的身體。雖祇三尺多高。然力大無窮。能用一隻手。摟住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在屋簷上飛也似的跑。甚麼人也追趕不上。那時甘肅的巡撫。在下忘記了他的姓名。他見自己巡撫的地方。出了這種妖物。於自己的前程。顏面。都有莫大的關係。祇得懸一千兩銀子的重賞。捉拿這白猿。不問死活。祇要有人能將白猿送到巡撫部院。即時由這巡撫。掏腰包。賞一千兩銀子。祇是這賞懸了大半年。誰也不能將這白猿拿住。有許多獵戶。想得這項重賞。以為這白猿的巢穴。在山裏。有幾次。人家在半夜三更裏。失去了婦女。當時明知被白猿擄去了。卻尋不着蹤跡。後來隔了三五日。在深山之中。發見了所失婦女的屍身。因此獵戶祇道他的巢穴。必在離屍身不遠的地方。各獵戶將平日獵野獸的器具。如窩弓。弩箭。陷戶。鋪地錦。滾網。之類的東西。一處一處裝設起來。這些獵具。雖是中國獵戶。歷代相傳下來的。陳腐東西。或者不及西洋用科學知識製造出來的厲害。然即就這些陳腐不堪的東西。研究起來。也實在有使人不能不佩服古人心思。

巧妙的所在。中國的窩弓弩箭。原是古人從戰場上用的武器。仿造出來的。不過戰場上用的箭頭。上面沒有毒藥。獵家用的。都有毒藥。並且那藥還非常厲害。真有見血封喉的力量。在下曾聽獵人說過。獵家弩箭上的毒藥。製法異常秘密。從來不肯傳給非同業的人。藥中有一樣最難取辦的。就是蘆蜂尾上的毒水。蘆蜂比黃蜂大兩三倍。人若被螫着了。立時就痛得昏死過去。須一個時辰以後。才得回復原狀。所以能使人痛得這麼厲害。就是因他尾上的毒水。螫進了人的皮肉之內。可見得這種水的毒很厲害了。不過這種水。既然毒的厲害。卻如何能弄得到手。可供人製造毒藥呢。即此一端。就使人不能不佩服古人心思的巧妙。要取蘆蜂尾上的毒水。須預備數十個猪尿泡。都吹得鼓起來。等到乾了的時候。乘沒一些兒星月之光的黑夜。取毒水的人。身上須穿定做的厚棉衣服。頭臉手脚。都得完全蒙着。祇露兩眼在外。古時沒有玻璃。便用琉璃片遮護。將猪尿泡渾身繫着。右手握一個火光很明亮的火把。左手也抓住幾個尿泡。到白日尋着的蘆蜂窩跟前。去蘆蜂的性質。和黃蜂一樣。也是拚死命的擁護蜂王。黑夜一見了火光。以為是侵犯他蜂王的來了。一齊飛出窩來。圍繞着拿火把的人亂螫。針針螫在尿泡上。約莫尿泡裏螫的毒水已夠用了。尿泡已不是初時鼓起了。就攢下火把回來。每個尿泡裏。能得着一滴毒水。更加上幾味藥。配合起來。敷在箭頭上。無論如何兇狠的異獸。一中上這毒箭。不能逃三五步。就得躺下。陷戶也是從古代戰爭時所用的陷坑化出來的。但是戰爭時所用的陷坑。大獵家所用的陷戶。小陷坑上面。是鋪些泥土。陷戶是木板做成。形式和

平常的門框差不多。木板中間。安有機扭。野獸踏在上面。木板一翻。就掉了下去。木板仍舊翻過來。若有野獸接着走來。又可以繼續翻下去。不像陷坑祇能使用一次。然這都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巧妙。最巧最合用是鋪地錦。滾網兩種。鋪地錦是絲製的網。每一個網眼裏。裝了一口極鋒利的鐵鈎。用時平鋪在扼要的地方。野獸誤走進了網。祇要掛動了一個鐵鈎。全網的鐵鈎都牽動了。祇須一刻兒工夫。野獸一身都被網住了。如蒼蠅落在蜘蛛網裡一般。不過製一副鋪地錦。得費不少的錢。沒多大財力的獵戶。不能製備這種獵具。極容易是滾網。製造的方。法也極簡單。就是用麻繩或棉繩織成一片見方一丈五六尺的網。兩邊繫在兩根杉木條上。揀扼要的地方。將兩根木條分左右帶點兒俯勢豎起。網中間掛一塊香餌。離地約尺來高。野獸沒有辨別的知識。一見香餌。必啣着一拖。杉木條豎在地上。當然不豎得堅牢。被這一拖。網原是帶着俯勢的。拖得倒下來。正正的罩在野獸身上。野獸到了這時候。沒有個不東西亂蹩的。越蹩越將杉木條牽了攏來。野獸的腳。也就被網絆住了。此時惟有倒地亂滾。越滾越緊。到不能動彈了才住。因此謂之滾網。這種獵具。不論甚麼野獸。不遇着則已。遇着是決沒有逃脫的。但是各獵戶裝設着想捉這白猿。卻是一點效驗也沒有。猴子本來比一切野獸。都機靈得多。這白猿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歲月。機靈更是在一般猴子之上。這一類獵戶。如何能捉得他着裝的窠弓弩箭。不僅射不着他。反被他將機扭弄壞了。通皋蘭縣僅有兩副鋪地錦。也都。被白猿撕破了。眾獵戶得不着賞銀。倒蝕了血本。都氣得無可奈何。起初是眾獵戶各想獨得。

賞銀。各裝各得機關。各守各的當口。（獵戶名獸必經之地為當口。又簡稱為當。有第一當第二三四當之稱。每當須派人扼守。）後來見白猿靈巧。大家都吃了虧。祇得各自把自私自利的心思收起。聯合偵查白猿的巢穴。這日天當正午。有一個在城牆上行走。偶然發見一隻極大的白猿。跪在城樓頂上的瓦溝中。對着太陽噓氣。城樓很高。不僅在他下的人。瞧不見他。就是在城牆上。也祇站在這人所站的地方。才能瞧見。因為這城樓已有多多年不曾修理了。樓簷崩缺了一塊。必須從這塊崩缺的所在。朝上望去。才可以望見白猿跪的地方。不然就得站在比城樓還高的所在。皋蘭城裏。沒有比城樓再高的樓。所以直到此時。才被這人於無意中發見了。這人既看見了。滿城痛恨。大家要捉拿的白猿。自然不肯緘默。即時就招了幾個人同看。這些人雖都看見了。然想不出捉拿的方法。正午一過。就見他鑽進天花板內去了。就此一傳十。十傳百。滿城人都知道白猿的巢穴。在城樓上了。第二日將近正午。便有許多人立在城牆上等候。果然天色一交正午。即見白猿又從天花板裏出來。跪在原處。對太陽噓氣。有年輕的看了耐不住。對着樓上大聲吆喝。以為白猿聽了必逃走。誰知他連睬也不睬。專心致志的噓氣。於是就有人拾着小石子。對準白猿打去。有打上去沒打着的。有打到樓簷邊。就碰回來了。的儘管打得一片聲響。白猿跪在瓦溝裏。祇是不作理會。日影剛過正午。仍是鑽進了天花板。當下便有浮躁少年。主張搬梯子來。挑身手快便的人。上城樓去捉。老成些兒的人。阻住道。快不要打草驚蛇。讓他跑了。更不容易找着他停留的地方。由他藏在裏面。我們去通知獵戶。明

日用毒箭射死他。看的人都附和這辦法。次日果來了幾個獵戶。都帶了鳥槍。將硝彈裝好了。祇等白猿出來。須臾日麗中天。白猿如期而出。自跪拜。自噓氣。好像全不知道下面有人暗算的。獵人好不高興。舉起鳥槍。從缺口裏對準白猿。一舉火機。說也奇怪。打獵人用的鳥槍。硝彈銅帽。以及槍管火門。沒一件不是十二分注意的。因為獵野獸。不是當耍的事。遇着虎豹豺狼的時候。真是生死關頭。所以獵人的槍。不扒火則已。扒火沒有不應手而響的。祇是這番舉過火機。半晌不聽得槍響。知道是被封住了。剛待放下鳥槍。祇見安銅帽的火門裏。噴出火來。鬆手都來不及。已轟然一聲。將槍管炸得粉碎。托槍的左手。炸斷了四個手指。驚得衆人都不知為着甚麼。齊聲問是甚麼道理。獵人吐舌搖頭道。這東西有封槍的道法。還怕他倒子。不能再用槍打他。衆人問道。怎麼謂之倒子呢。獵人道。像剛才這樣。名叫封槍。將我們用的槍封住了。彈子打不出槍管。有時不響。有時槍管像這們炸開。倒子是將槍裏裝的硝藥彈子倒轉來。彈子在下。硝藥在上。一舉火機。正打着自已。有些兒道行的狐狸。都有這種手段。我們不曾見過。這種糊塗。因此不知道他也有這般手段。沒提防着他。倒被他傷了。衆人聽了。看白猿時。鑽進天花板裏面去了。次日幾多家獵戶集合起來。挑選了一個射法最高強的。準備了強弓硬弩。等得白猿出來。飈的一箭射去。祇見白猿不慌不忙的。伸手將箭接過去。一折兩段。往樓下一擲。行所無事的樣子。一連射去幾箭。都被白猿接着折斷了。獵人祇得放起一隻鷹來。想分白猿的神。使他接不着箭。鷹飛到天空。一眼看見了白猿。便疾飛而下。張開兩隻鋼鉤也似的鷹。

瓜。想將白猿的頂皮抓住。誰知白猿的身手真快。鷹一飛到切近。就被白猿用兩手撈住鷹爪。將鷹撕做了兩半。跟着射上箭去。仍被他從容接了。獵人又損失了一隻鷹。懊喪得甚麼似的。一個個都恨不得抓住白猿。碎屍萬段。但是怎麼能抓得住他。況狄道州有一個姓梁名如晦的。家裏富有數十萬財產。梁如晦雖是生小讀書。然性喜武事。尤會打獵。他家養的鷹狗極多。有值百數十兩銀子一隻的鷹。他有一隻最得意的鷹。亮開兩翅。足有八尺來寬。金睛銀爪。雄俊絕倫。三四十斤重的狼。這鷹能用一爪抓住狼的脊毛。等狼反過頭來。再用一爪抓住狼的咽喉。將狼提起。展翅飛到半天。往岩石上一擲。跌得骨斷筋折。然後再飛下去。抓起來。送到梁如晦跟前。如晦把這隻鷹看比甚麼珍寶都貴重。每次打獵必帶了出去。遠近的人。沒有不知道梁公子的鷹厲害的。甘肅巡撫也就聞了這鷹的名。見皋蘭一縣的獵戶。都奈何這白猿不得。不由得想到梁家的身上。特地派遣一員差官。帶了巡撫的親筆信。到狄道州來請梁公子。梁如晦不便推卻。即日帶了這鷹。和平日他自己打獵用的彈弓。跟着差官到皋蘭。見過巡撫之後。便到城牆上等候。白猿按時應候的出來。不差分秒。梁如晦的彈子。能黑夜打息香頭。百不失一。並能連發三顆。自以為無論白猿的身手如何快。接了第一彈。決接不了第二彈。接了第二彈。決接不了第三彈。因聽說獵戶放出去的鷹。反被白猿抓住鷹爪。撕做了兩半。又見白猿果是大得非常。他是十二分愛惜這鷹的人。恐怕也被白猿撕壞了。不敢放出去。使出他自己平生連珠彈的絕技來。朝着白猿的咽喉。不斷的發去三彈。祇見白猿的兩手。略略的動了。

一動。三顆彈子。都被他接住。拋下樓來了。這才把梁如晦驚得望着白猿出神。除了放鷹上去。沒有別的方法。祇得孤注一擲。把鷹放到半空。這鷹也奇怪。平日跟着梁如晦出獵。遇着狐狸狼兔之類的野獸。總是絕不躊躇。一落到眼裏。就比流星還快的飛下來。捕捉。從來沒有讓野獸逃走了的時候。這番放在半空。卻不是平常那般猛勇了。祇管在空際盤旋。兩眼彷彿在那裏打量白猿的身體。白猿也似乎改變了前幾日的態度。現出提防這鷹的樣子。正午祇一剎那間就過去了。白猿鑽進天花板。這鷹也就沒精打采的飛下來。梁如晦更是沒有興致。覺得這鷹抓不着白猿。自己面上沒有光彩。次日祇好又把鷹放上去。仍是和昨日一樣。盤旋不下。梁如晦道。明日若再不能將白猿抓住。便是這鷹自料敵不過白猿。不敢飛下。就多放十天半月。也是如此。沒有用處。梁如晦這兩日在城頭放鷹。驚動了皋蘭滿城的人。都來瞧這千載難逢的奇事。一千看的人。聽了梁如晦這話。都着急這白猿没人能除掉。皋蘭縣不得安甯。第三日更鬧動得看的人多了。梁如晦才將鷹放出。誰知頭也不回的。還向西方飛去了。梁如晦祇急得跺腳道。這鷹必是自量敵不過白猿。賭氣飛向別處去了。可惜了我一隻好鷹。便拏一萬銀子。走遍天下。也找不出第二隻這們好的鷹來。一千看的人。看了這情形。也都不禁替梁如晦歎息。眾人中有一個小孩子的眼睛最快。忽指着西方天空中喊道。啾啾啾。你們看。那裏慢慢兒向這裏飛來的。不是鷹嗎。梁如晦隨着所指的方向望去。不由得欣然應道。是了是了。正是我那心愛的鷹。鷹的飛程真速。這裏話才說了。他已飛到了城樓頂上。兩個翅膀亮開着。挺

直的不撲動一下。前昨兩日。祇在離白猿頭頂二三丈高下打盤旋。不肯再下來。這番就漸盤漸低。看看離白猿頭頂不到一丈了。白猿也好像有些注意起來。仰面朝天睡在瓦溝裏。兩手兩腳都張五指。做出等待鷹臨切近。就一把抓住的架勢。梁如晦扣上彈丸。打算趁白猿一意招架鷹的時候。將連珠彈發出。無奈白猿好像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將身體仰睡在瓦溝裏。立在城頭上的人。僅能瞧見他手脚的指尖兒。不住的在那裏晃動。沒了目標。如何瞄準發彈呢。祇得扣住彈丸。看這鷹盤旋到離白猿僅有三四尺高下了。猛然將兩個翅膀。連撲幾撲。祇撲得泥沙灰屑。和急雨一般的落下來。白猿正圓睜兩眼。朝上不轉睛的望着。不提防撒下這們多泥砂來。登時把兩眼迷住了。不知不覺的用手去揉眼睛。鷹得了這般好機會。那敢怠慢。閃電也似的。兩翅一收。兩爪一張。挫下來就把白猿的咽喉抓住。兩翅一撲。竟將白猿提離了瓦溝。梁如晦早就扣好了彈丸。至此忙將三彈發去。白猿的手腳。正和鷹拚命扭住。那能騰出手來接彈子呢。三彈都中了要害。任憑白猿厲害。連中了三顆彈子。如何還能扭得過鷹呢。手脚一鬆。便滾下城樓了。皋蘭縣從此便除了一個大害。原來這鷹飛向西方去的時候。就是特地飛到沙灘上。將兩翅在沙內摩擦。使翎毛裏含滿了泥沙灰屑。帶回來迷白猿的眼。

五 兩奇人

巖獨鶴

陳子貞是一個落魄的文人。他文才很好。卻是時運不濟。在從前科舉時代。祇進了一個學。下

了幾次鄉場。總挨不上一名舉人。直到中年。還是一個窮秀才。換不到飯吃。無可奈何。便教着幾個家童。將就度日。他於文字而外。又有一種擅長的。本領。便是醫學。他的醫學。完全是自己研究出來的。並不仗什麼名師傅授。但是造詣非常精深。他醫道既好。也未嘗不想行醫。無如掛出牌子來。總沒有人請教。一來是社會習慣。新出世的醫生。必須要借着一個（祖傳）（家傳）（或是名醫某某門人）的幌子。才有人相信。像陳子貞這樣無師自通。別人便要說他是野狐禪。靠不住了。二來是陳子貞的用藥。完全和那些時醫不同。往往一張方子。開出去。教別人看見了。都要稱異道怪。說他用藥過於離奇。試問病家聽見他用藥離奇。更有何人敢來奉請。因此子貞的門前。真是冰清鬼冷。做了醫生。更弄得衣食不周。難以存活。反不如開個子曰店。還可以勉強敷衍。他一賭氣。便把醫生招牌劈碎。從此再不談醫道了。

隔了幾年。子貞有一個舊友。忽然放了兩淮鹽運使。子貞得了這個消息。便大喜道。這是我有機會到了。我與其困守家鄉。永無進益。不如去找找這位運使大人。諒來他頗念舊交。定要給我一個安身之地。比這訓蒙的生活。總強得多了。他主意打定。便籌劃了一筆盤費。趕到揚州。那天到得已經很遲了。來不及上衙門。暫且住在一家客棧裏面。他心中有事。不敢貪睡。第二天一清早。就起來了。便開了房門。喚茶房打臉水。那時隔壁房中一個客人。正立在房門口。開望。恰巧和子貞打了個照面。忽然輕輕地自言自語道。好個背時的人。說了這一句。便又回身進去了。子貞聽着。好生奇怪。一會兒茶房打了臉水來。子貞便叫住他問道。隔壁房中住的是

什麼客人。茶房道。他是一個有名的星相家。姓徐。別號半仙。我們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字。可是這徐半仙三個字。在我們淮揚一帶。很有些名氣。他常年在各處來往。每到揚州。必定住在我家。也算得是個老主顧了。子貞點點頭。也不言語。等到盥漱已畢。忍不住便走到隔壁房中去。對着那徐半仙拱了拱手。說道。我和先生素昧平生。為何適才一見。便說我背時。這其中必定有個緣故。我已問過此間茶房。知道先生精於相術。莫非我這面相上露着什麼凶晦。還望先生明白指教。那徐半仙聽他這樣說。便請他坐下。又對他臉上細細端詳了一會。侃然說道。既承老兄見問。我就不能不直說。照尊相斷起來。實在不佳。勉強短中取長。還是晚年來的境地。略略順遂。但也不過聊可溫飽而已。至於少年和中年時節。卻免不了困頓兩字。我這個談相。是依據真理立論的。固然不敢自命為高人。卻也不肯學那些江湖術士。信口恭維。說的句句都是直言。請你休要見氣。說着又略問了問子貞的身世。和此來的目的。子貞就把來找運使的話告訴了他。徐半仙搖頭道。你眼前的運氣最壞。祇怕總得不得好處哩。子貞聽了。有些將信將疑。半仙又道。凡人的相和命。有相合的。也有不相合的。如果相很壞。命卻不錯。也還可以救濟。如今請你將貴造報出來。讓我替你推算一下。或者這裏面還有些變化。亦未可知。子貞聽說。便又將自己的年庚寫給半仙看。半仙提起筆來。在那紙上批了半天。忽然將筆一放。對子貞說道。此刻時候還早。讓我來作個小東。請老兄到酒館中進些早點。何如。子貞忙道。我們初次相逢。怎好叨擾。況且今天是我來煩先生。怎麼顛倒要先生破鈔。半仙道。老兄初到。我是

久居此地的。也算得是東道主人。我將來仰仗老兄的地方正多着哩。今天雖是初會。不能不略表敬意。說着連命書也不批了。就挽着子貞同到一家館子裏去。揀着那特設的雅座。坐了下。來。又叫堂官上來。點了幾樣很精緻的菜。燙了一壺好酒來敬子貞。那態度十分殷勤。子貞倒有些莫名其妙。暗想莫非他算了我的命。知道我命中有莫大的富貴。所以這樣的恭敬我。想將來得些好處。當下忍不住說道。如此叨擾。真不敢當。我看今兒還是讓我來做東罷。祇是賤造究竟怎樣。能否有發跡的希望。還求先生明白指示。半仙道。老兄的命也和相差不多。未見甚佳。祇是我卻另有奉求之處。說着又拿起壺來。在子貞面前。滿滿的斟了一杯酒。說道。請老兄滿飲此杯。再讓我依實奉告。子貞更不知他葫蘆裏賣的甚麼藥。祇得接起杯來。將那杯酒吃了。半仙才慢慢地說道。不瞞老兄說。我常算我自己的命。知道五十四歲上。必定有一重大難。卻是絕處逢生。或者還可以遇救。今天早上算着老兄的年命。照五行生剋的道理講起來。卻註定了是我命中的救星。這是我精研命理數十年。才能算得出。斷得定。總之這個預測是絕不會錯的。祇不過還不能明白。知道我所遭的究竟是什麼難罷了。你既是我將來的救命恩人。可見此次萍水相逢。也非偶然。但求你從此許我結為朋友。到了我臨難的時節。不要忘記我今日之言。就感激非淺了。子貞聞言。總還有些不大相信。但見他說得如此鄭重。也祇得含糊答應。

子貞見了運使以後。那位運使倒很念舊。便命他搬進衙門去住。派了他一個職司。每月致送

薪水五十元。還對子貞說。教他暫時耐心守着。如有機會。一定再好好的提拔他。子貞心中。自然萬分感激。他在衙門裏所管的職務。也很清閑。沒事的時候。便常去找着那徐半仙。和他倆在瘦西湖平山堂等處。賞玩風景。這客裏光陰。倒也並不覺得孤寂。有時子貞不去。半仙也常到衙門裏去探望他。一天子貞正在房中間坐着。半仙來了。和他略談了幾句。天忽然悄悄地說道。我有一件事。不能不對你說。信不信。自然由你。子貞問是什麼事。半仙說。我通才進衙門來。走到暖閣旁邊。恰巧運使大人送客出去。我連忙閃在一邊偷眼一看他的臉色。不覺大吃一驚。……子貞急問道。驚些什麼。半仙道。我看他露着滿的晦紋。恐怕眼前就有絕大的凶險。子貞聽他說完。搖了搖頭道。我看你也過於失驚打怪了。一個人好端端的。會有什麼凶險呢。……原來子貞這時候。因為運使待他很好。自謂是時來運轉了。所以對於半仙前次在棧房裏說他目下運氣大壞的話。兀自有些不信。今天又聽他突如其來的說。運使有大危險。更忍不住。要駁他幾句了。半仙見他果然不肯相信。便冷笑道。算我多言。也不必再談了。祇是驗與不驗。三日後便見分曉。……

三日以後。署中還是平安無事。子貞暗想。我今天何不到棧房中去訪半仙。見面之後。便質問他。三日分曉這句話。看他如何答對。主意打定。正要舉步出房。忽聽得外面一片聲喧鬧起來。他心下好生疑惑。連忙趕去一打聽。才知是運使拜客回來。剛到大堂門口。忽然轎槓斷了。這位運使大人。便從轎中直顛出來。旁邊的親兵和跟班。一齊趕上去扶持。已來不及。竟是很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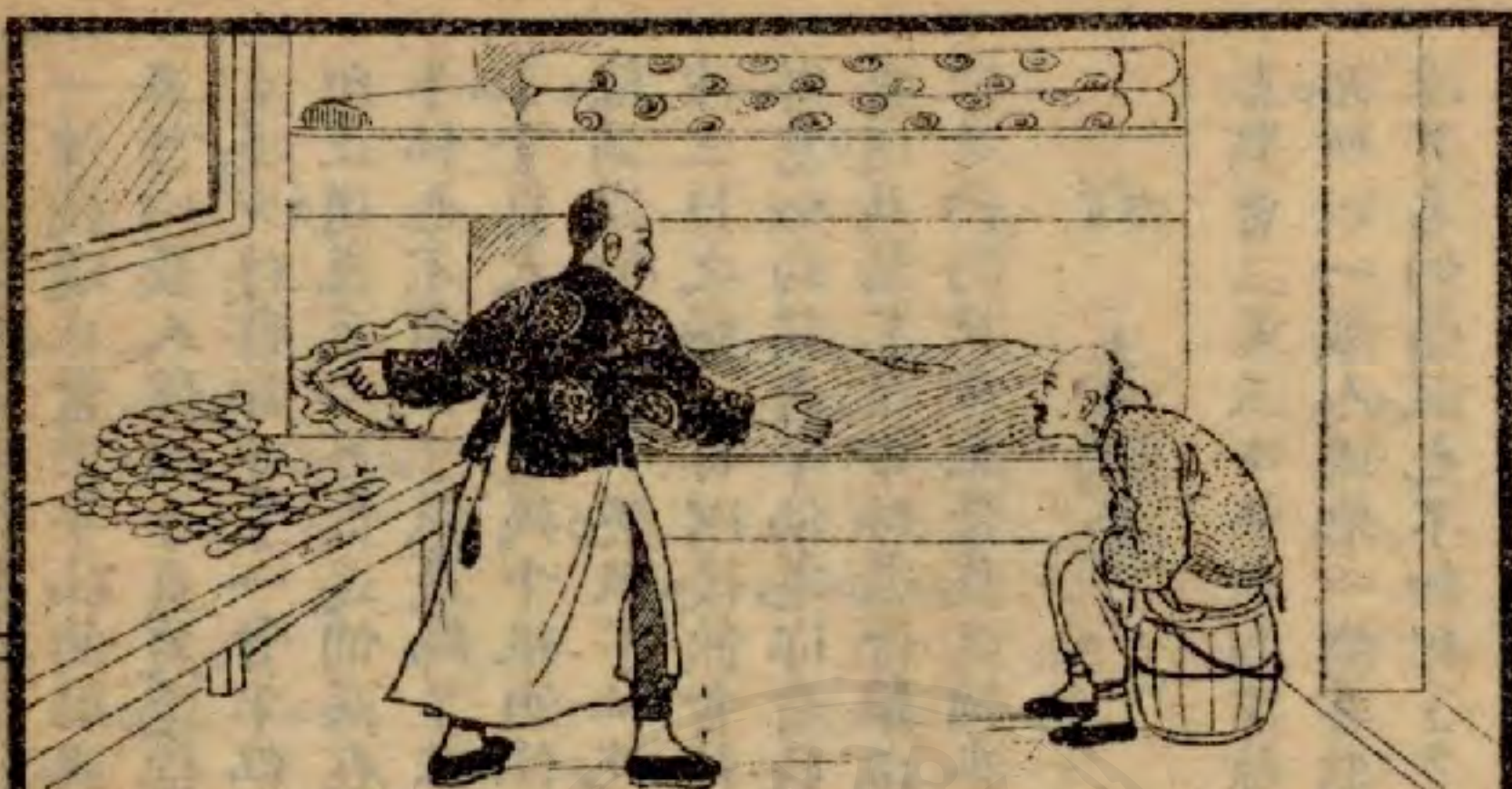
實的跌了一交。跌倒之後。祇哼了一聲。便不講話。也不能再走動了。如今正忙着要用簾榻將他抬往上房中去。一面趕緊要去。又請醫生哩。子貞一聽這話。仗着自己懂醫道的。急忙排開眾人。搶上前去。看了一看。那運使的神氣。又把了一把他的脈息。嘴裏還不敢直說。心中卻大吃一驚。知道是高年中風。已經無救了。

運使一死。子貞這才將那徐半仙佩服得五體投地。說他真是奇人。至於子貞自己。在這時候。也實在弄得進退維谷。因為他就事還不到一個月。薪水都沒有領着。如今身無分文。運使既死。簡直棲止無所。幾乎流落異鄉。還虧半仙設法資助了他些盤纏。才得勉強回家。到家以後。依舊無事可為。便祇得再出來遊幕。東奔西走。倏忽又是十年。和那徐半仙也久已不通音問了。

這一年夏間。子貞另有個朋友薦他到九江去。就一個館地。他便搭着江輪起程。他坐的是統艙。一天晚上。他正在好睡。忽聽得那些茶房沸沸揚揚在那裏議論着道。十三號房艙裏忽然間死了人了。子貞聽說是忽然間死了人。祇道是有什麼盜賊殺人等變故。忙問死的是什麼人。是怎樣死的。那些茶房說。死的就是那房艙裏的客人。怎樣死的。我們也不知道。聽說是暴病。好端端有說有笑的一個人。突然間會死過去了。這時候已有許多好事的客人。都趕去看。子貞到底是個醫家。聽見這人是暴病死的。也想去看看。是什麼病。死得這樣快。等他走到十三號房艙門口。裏面已經擠了許多人了。他偶一抬頭。看那房門上的牌子上面。卻寫着（十

三號徐。他一見了這徐字。忽然心中一動。忙擠進去。向那床上睡着的人一看。忍不住叫了一聲啊呀。……原來這死的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在揚州相遇的徐半仙。當下子貞也不暇說話。急忙趕上前去。看了看半仙的神態。卻十分可怕。祇見他口眼都緊緊的閉着。面上紅得如火一般。渾身已經發硬。直挺挺的躺在那裏。子貞先摸他的脈息。果然早已沒有了。又用手在他口鼻間試一試他的呼吸。初試時似乎呼吸也已停了。隔了一會。卻好像還有一絲微氣。子貞忙又解開他的衣服來。摸了摸他的胸口。也尚有微溫。忙道。這人沒有全死。還有一二分可救。祇是輪船正在開行。那裏找得着藥。再等一會兒。就無望了。這可怎麼處呢。眾人聽他這樣說。也沒做理會處。子貞撓耳抓腮想了半天。忽然醒悟道。有了。這船上可有西瓜。那船上的買辦忙接口道。要西瓜我們帳房中還有吃剩的。可以教茶房去拿。子貞喜道。這就好了。當下便令茶房去拿了一個大西瓜來。子貞教他們拿把刀來。親手剖開。又教拿一隻大碗來。先將半個西瓜放在碗上。在瓜皮上鑿了一個洞。另拿一柄羹匙。將那西瓜瓤搗得稀爛。底下便滿滿的漏了一大碗西瓜汁。子貞又找了一隻筷子。蘸着那西瓜汁。滴在病人的眼眶上。連滴了幾次。說也奇怪。那病人的雙眼。便微微的開了一線。子貞又設法撬開他的牙齒來。將那西瓜汁一匙匙的灌下去。等到一碗西瓜汁灌完。病人的口。便活動起來了。子貞點了點頭道。一定有救。說着將趁下來的半個西瓜。又照前如法泡製。弄了一大碗汁。依舊遞向病人口邊。那病人迷迷糊糊的。似乎自己已會飲了。慢慢地把這一碗西瓜汁飲完。那眼睛便漸漸地睜得大了。

呼吸也似乎有些迴復了。子貞又診了一診他兩手的脈息。便道不妨事了。大約再隔一會兒就會醒過來。這時旁邊的人聽着子貞的話。都還有些將信將疑。誰知不到一刻鐘。病人居然從口內哼了一聲。登時醒了過來。那眼珠也會轉動了。在房內看了一回。很露着驚詫的樣子。當下子貞便走過去。握住他的手道。半仙你還認得我麼。半仙對他一看。有氣無力的說道。你是子貞兄呀。怎麼會此在地相遇。難道我是死而復生麼。這時候房艙內外看熱鬧的人。見半仙居然會說話。不由齊聲喝采道。這位先生正是神仙。怎麼明明一個已是的人。會被他救活了。那個買辦也着實敷衍了子貞幾句。說全仗先生妙手回春。將這客人救活。不但他要感激。便是我們也很感着先生的熱心。不然房艙內死了一個客人。就要費許多事了。子貞道。這個實在用不着你們來謝我。老實說。這個姓徐的客人。原是我十年前的老友。如今忽然同坐一船。恰巧救了他的性命。也算是事由前定。祇是他此刻神氣未復。最怕喧鬧。還請你教這些看客散去。讓他安心靜養。買辦依言。將眾人揮退。他自己也就去了。祇吩咐茶房好生招呼着。此時天已將明。半仙又沉沉地睡了兩點多鐘頭。纔自醒來。覺得精神也迴復了。便和子貞談天。先謝了他救命之恩。又告訴子貞說。這回是從南京到漢口去。上船的時節。身體很好。便是今夜吃晚飯的時候。也還飲食如常。不知怎樣睡下去。忽然一陣昏迷。就到了這般光景。子貞道。這完全是暑熱症。倘使船上沒有西瓜。你這時候也早就沒有命了。正談着。船已靠了一處碼頭。子貞忙喚茶房進來。開了一張條子給他。又給了他些錢。對他說道。你趕快上岸去。將這



單子上開着的三樣東西。替我買來。不可缺少一件。那茶房答應着。他要走。半仙道。讓我看。買些什麼東西。似這般要緊。茶房便將那張紙條遞過去。半仙一看。祇見上面寫着（細辛五錢。汾酒二兩。炸油條五十根。）半仙不覺詫異道。你買這些油條做什麼。子貞笑道。我愛吃。便多買些。你休來管我。半仙又道。汾酒和細辛呢。有何用處。子貞笑道。用處多着哩。你此刻且不必多問。快讓茶房去買罷。停一會。開了船。就來不及了。

這天午間。半仙又睡了一覺醒來。忽然覺得腹中異常作脹。像是要小解的樣子。便急忙教茶房弄了個淨桶來。誰知坐到桶上。硬掙了半天。卻是一滴也解不出來。祇覺那腹中脹得格外利害。彷彿要裂開來了。忍不住又呼號起來。子貞笑道。這就用得着我的妙藥了。說着便將適纔買來的細辛和汾酒。和在一起。教茶房去借了一個洋風爐。煮將起來。藥好了。便遞給半仙喝。半仙道。我既是熱病。怎麼可以服細辛和汾酒。子貞道。你祇聽我的話好了。不必多問。半仙便依言將一碗酒喝完。不上五分鐘。那滿腹的小澗。便似倒流夾水一般。大放特放。足足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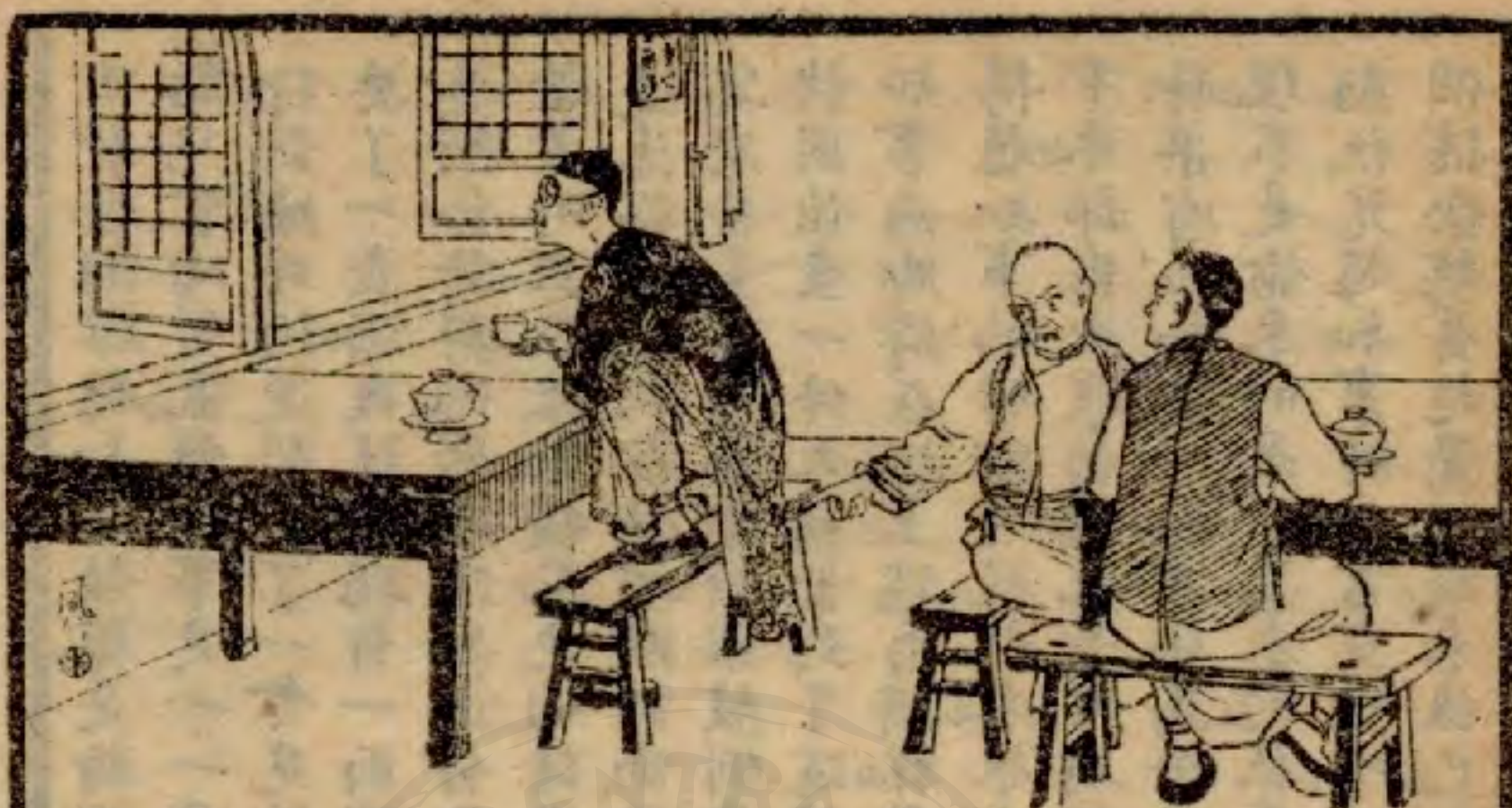
一淨桶纔止。當下半仙的肚腹也不脹了。人也舒服了。便十分快活。對子貞說道。你真有本領。真可以教人佩服。子貞笑道。你且慢喜歡。還有一個難關哩。半仙便又慌起來道。什麼難關。子貞道。少停自知。等了一會。半仙忽覺得腹中饑餓起來。便想教茶房去煮些粥來充饑。子貞忙阻止道。萬萬不可。你這個病。在此三日之內。祇要一粒米下肚。就要送命。你還是暫忍些時罷。半仙也不開口了。祇是隔了不到一刻鐘。卻又嚷起來道。我這時正是饑火中燒。萬萬忍不住。子貞大笑道。這幾十根油條纔有了銷路了。當下便命茶房提一壺開水來。撕碎了幾根油條。滿滿的沖了一碗。教半仙吃。吃了下去。頓時又覺得很舒暢了。子貞便道。這幾十根油條。可作三日之糧。三日以後。飲食就可照常。從此難關已過。再無危險了。說時又翹着大拇指頭。很得意似的望着半仙道。你看我這個醫道。奇也不奇。半仙笑道。我看這不是你奇。還是我奇。子貞道。此話怎講。半仙道。你難道已經忘記了我十年以前對你說的話麼。我在那時候早知道你是我的救命王菩薩。這個本領。奇也不奇。

六 喜鵲曹三

向愷然

喜鵲曹三是三十年前湘潭縣最有名的捕快。因他喜用籐牌。會跳喜鵲步。一張嘴又歡喜說話。所以一般人送他一個喜鵲的綽號。曹三為人極機巧變詐。他當二十多歲的時候。原是湘潭著名的積賊。也不知犯了多少案子。湘潭縣的捕快。受盡了嚴酷的追比。祇是拏他不着。這

回新任湘潭縣知事姓趙。是翰林散館出身。最喜吟詠。初次做官。完全是書生本色。沒染着一點兒官場習氣。趙知事是十一月間到湘潭縣任。到任才三日。便帶了一名跟隨。微服出外游行。到城外河邊。閑步了一會。見臨河有一個酒樓。四周的風景還好。忽然高興起來。走上酒樓。要了一壺酒。幾樣菜。獨自一面觀玩景物。一面飲酒。喜吟詠的人。過了這種場合。總是免不了要觸發詩興的。那跟隨知道自已主人的格性。在搖頭擺腦。口裏做蒼蠅哼的時候。絕對不許當差的立在跟前。擾亂他的詩思。並知道在做詩的時候。決不會呼喚當差的前去。供甚麼差遣。落得趁主人在飲酒賦詩的當兒。到樓下玩玩。趙知事果不理會。祇管端着酒杯。蹙着眉毛。冥思苦索。這種茶樓酒館。照例是衙門裏做公的人辦案的所在。當下就有兩個縣衙裏的捕快。因偵查一件大竊案。到了這樓上。這兩個捕快。因趙知事才上任三天。並不認識。當時見趙知事兩腳蹲在櫬上。端着酒杯。愁眉不展的樣子。隨即躲在旁邊。細細的打量了幾眼。登時覺得趙知事的形跡可疑起來。原來趙知事身上穿了一件很珍貴的白狐皮袍。玄狐馬褂。而蹲下來。却露出裏面的毛青布破棉褲。鞋襪也都破舊了。捕快悄悄的摸出失主報案的失單。看時。果有白狐袍一件。玄狐馬褂一件。心想穿這們闊的衣服人。決沒有穿毛青布破棉褲的道理。不是偷來的是那裏來的。祇是仍不敢魯莽。揀旁邊一個座頭坐下。留神細看趙知事的舉動。祇見趙知事時而書空咄咄。時而掉頭向左右看看。時而微笑點頭。好像很得意的樣子。兩個捕快越看越覺可疑。末後已斷定九成是賊了。便輕輕走上前去。伸手在趙知事肩上拍了



一下道。朋友。你倒好安閑自在的。坐在這裏快活。趙知事正在想入非非的時候。見有人拍他。呼他朋友。那裏料到有這們一回事。以為真個是相識的朋友來了。連忙放下兩腳。立起身來。回身待拱手讓坐。一看背後立着的兩人。青衣小帽。不像自己的朋友。不由的怔了一怔。兩個捕快也不待趙知事讓坐。即分左右。一邊坐了一個。對趙知事晃了晃腦袋說道。朋友。你也拖累得我們夠了。這回的官司。祇怕要請你自己去打罷。你今日不去到案。新官已上任了三天。明天我們又得挨比了。趙知事是北方人。湘潭話聽不十分明白。聽了這類話也摸不着頭腦。祇料定是兩人認錯了人。也懶得說甚麼。祇揮手教兩人走開。兩捕快既斷定趙知事是賊。如何肯走呢。反冷笑了笑說道。朋友。識相點兒。不要給臉不要臉才好。趙知事見兩人不肯走。倒做出這種輕侮的樣子。想喊跟隨將兩人撵走。因回頭向兩邊張望。兩個捕快却誤會了。祇道這賊想逃走。捕快遇了賊。蒼蠅見了血。當然是不肯放鬆半點的。兩人同時起身動手。一個掣住一條胳膊。這一來。確把一個新上任的知事氣急了。跳起

脚大罵混帳。還好那跟隨不先不後。正在捕快動手拏知事的時候。走上樓來。看了這情形。也不問為的什麼事。跑過來三拳兩脚。將兩個捕快都打倒了。捕快倒在樓板上。還大呼反了。膽敢拒捕嗎。同在這樓上喝酒的客人。和幾個堂官。看了扭打的情形。聽了捕快膽敢拒捕的話。也都是些不認識趙知事的人。以為真個是拒捕的惡賊。登時大家包圍起來。幸虧那跟隨穿了件湘潭縣正堂親兵的號衣在裏面。這時忙將外面罩的衣脫掉。現出號衣。對大眾說出是新上任的趙大老爺來。才將這些人嚇得一個個把頭往頸裏縮。紛紛的散了。兩個捕快却不敢跑。跪在地下。祇管磕頭。趙知事畢竟不明白。這兩人何以動手捕拏自己。兩個捕快說出猜疑的原故來。趙知事才忍不住笑道。你們這種草包。那裏能充捕快。我這棉褲。是我老太太十年前親手縫給我的。於今老太太去世了。我穿在身上。以誌我不忘慈恩的意思。兩個捕快這才明白。趙知事自從經過這番事故之後。便不微服私行了。而對於竊案。因辦得十二分認真。聞喜鵲曹三的名。是個大積賊。多年不曾辦到案的。遂懸賞緝拏。從一百串賞錢懸起。慢慢增加數目。直到增至一千串。古人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話確是不错。就是曹三自己手下的人。貪圖這一千串錢的賞格。勾通捕快。竟將曹三捉到了案。趙知事一看曹三年紀才得二十七。個。生得精幹非常。問供的時候。侃侃而談。絕無畏葸遁飾的神氣。不由得觸發了愛才的念頭。心想現在充役的這些捕快。都是些膿包貨。連自己的官長。都認做賊來拏辦。每遇稍為疑難些兒的案子。便慌了手脚。就追比死了。也不中用。若得曹三這般精幹的人。充一名捕快。料

必能得他不少的用處。依曹三所犯的罪。本應監禁幾年的。因趙知事有了這點愛才之心。便立刻提拔他。補了一名捕快的額。連一天監牢也沒坐。曹三感激知事。無論如何難辦的案子。他總是奮不顧身的去辦。他因為是一個於竊積賊出身。對賊出沒的地點。以及內幕種種情形。都異常明白。境內不發生竊案則已。若有人報了失竊。曹三祇須親到失主家查勘一遍。便知道是那一方面。的賊來做的案。是老賊。或是新賊。都能一望而知。不問失去了甚麼貴重物品。那怕是極容易散失的銀錢。失主果有點來頭。向縣裏追的厲害。曹三沒有不能在三日之內。將原贓吊回的。不過祇能吊贓。若要曹三將做案的賊拿來。曹三是決不肯的。趙知事在提拔曹三充捕快的時候。曹三當即要求趙知事許可。以後遇有竊案。祇要不曾傷害失主。是萬萬辦不到人贓並獲的竊案以外的事。就祇要曹三力量所能及的。要怎麼辦便怎麼辦。趙知事曾許可了這要求。曹三才擔任捕快的職務。湘潭縣衙裏自從得了曹三當捕快。不上半年。一境之內。已差不多有夜不閉戶的氣象了。趙知事益發賞識他。陞他做了捕頭。那時西洋偵探家所用的化裝術。不僅不曾傳到中國來。中國人知道這名辭的都少。曹三在湘潭由積賊充捕快。當然沒有西洋偵探家的知識。而他能自出心裁。研究出許多化裝的方法來。或男或老或少。無不如意他化裝女。或出來。每每和他的至親密友對談許久。竟認不出是曹三化裝。年不決的疑難案件。由曹的多。三一手辦了的。也不知辦過多少。那時哥老會初由四川傳到。來一般沒知識的人。爭着湖南入會。湘潭的哥老會頭目羅忠亮。綽號叫做玉石猴子。原是一

個有名的痞棍。然為人機智絕倫。文筆清通。二十幾歲的時候。就專替一般有錢的童生。赴考殺槍。自己並不認真投考。每年的考期一到。便是羅忠亮發財的時期到了。包取一個前十名。是多少銀子。包挑一場。是多少銀子。包進一個學。是多少銀子。有上中下三等的價錢。每年小考一場。他至少也有上千兩銀子的收入。被拏出了。掌手心。罰跪帶架種種懲戒。在羅忠亮都不當一回事。並且越是受了這種懲戒。越好向他槍替的童生需索。是這們鬧了幾年。學老師將他驅逐了。他就改業專替人打官司。做狀紙。也不知他從甚麼人練了一身武藝。尋常三五十人。休想能將他困圍。歷任湘潭縣知事。沒一個不厭惡他。然都沒有對付他的方法。惟有一個姓沈的知事。雖是個捐班出身。然極有才幹。心性又非常辣毒。打人的小板子上面。有無數的小釘。祇須打三五下。就打得血肉飛舞。一到任。就專辦土豪惡霸。訟棍地痞。沒有輕輕放過的。湘潭人替沈知事取了個綽號。叫做沈剥皮。沈剥皮的來頭很大。因此敢作敢為。不怕有人上告。羅忠亮知道自己決不是沈剥皮的對手。不敢嘗試。就有人出錢請他做狀紙。他也不敢做了。祇是沈剥皮久聞羅忠亮的名。存心要辦他的罪。羅忠亮嚇得不敢在湘潭居住了。獨自出門到四川謀差事。在萬縣境內。遇了一羣哥老會的會匪。要打劫他的行李。他仗着一身武藝。將二三十個會匪。打倒了一大半。會匪雖被他打輸了。然四川全省。無地不是哥老會的勢力範圍。任憑羅忠亮有登天的本領。一個人單絲不成線的。無論如何也逃不出會匪的掌握。羅忠亮打倒十幾名會匪之後。行不到幾十里。便被無數的會匪包圍了。若在旁人。過了這

種時候。十九沒了性命。虧得羅忠亮口若懸河。竟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得那哥老會頭目。反互體投地的佩服他起來。當下就邀他入會。他在四川去謀事。原沒有一定的目的。他這種沒品行的人。祇要有穿有吃。有錢揮霍。甚廢事幹不出。在四川會匪裏面。當了幾年軍師。小之打家劫舍。大之掠縣攻城。他一個人所積不義之財。已有好幾萬了。他一聽得沈剝皮不在湘潭縣做知事了。立刻就帶領了一羣會匪回湘潭來。由他帶來的會匪。都是在四川哥老會中。資格最老。經驗最富的。回湘潭的目的。就是想在湖南。伸張他們哥老會的勢力。羅忠亮嫌湘潭縣城裏耳目太多。不便發展。在十四都鄉下。買了許多田產。親自監工。建築了一所房屋。那房屋就造得十分巧妙。有暗室。有地道。建了一座七層的魁星樓在中間。表面是魁星樓。實際是為樓高。便於瞭望。樓上安設了許多防守的器武。地道就在魁星樓底下。造這房屋的工匠。一半是在本地方雇的。一半是在四川會匪中招來的。表面上沒有關係的工作。都由本地方匠人擔任。凡是應當秘密的。都在本地方匠人完功之後。由招來的匪匠夜間工作。事後有人傳說。羅忠亮的猜忌心最重。招來的匪匠。沒一個能留着性命回四川去的。一個個都被羅忠亮用巧妙的方法害死了。這房屋佈置成功。羅忠亮將從四川帶來的會匪。分派各縣。開山立堂。招收會眾各縣的無業游民。以及土豪惡霸。無不爭着入會。他這會裏的組織。也和此際的武官一樣。分出個三等九級。會裏有一種黑話。及不相識黨徒會面時。諸般暗示的方法。都記錄在一個小本子內。這小本子名叫海底。每一個會首。有這們一本海底。入會的人。最要緊的。須將

這本海底讀熟。看自己是第幾等第幾級。出門的時候。就把幾等幾級的暗示做出來。譬如一等一級的頭領。無論在甚麼時候。左手的大指頭是伸直的。餘四指握着拳頭。與人相見的時候。大指頭貼胸豎着。一等二級的頭目。左手的大指頭跪着。餘四指伸直。見人時四指貼胸之類。在同會知道這種暗示的人。一望就很顯明。引誘一般人入會的方法。就說入了這會的。出門不問去甚麼地方。可以不帶路費。到處都是同會的勢力範圍。各地的飯店客棧。更有大半是會中人開的。沒有路費的時候。祇須把自己的暗示做出來。便有人過來招呼。再將海底中要求贊助的例話說一番。便沒有不殷勤招待。臨行贈送路費的。居家不出門的人。入了這會。可以不怕盜賊。盜賊也多是會裏的人。同會的不偷不劫。這種宣傳。在會匪世界的四川。確是一點兒不虛假。入了這會的。實有這種種利益。反之不入會的。居的不能一日安居。行的不能出門一步。羅忠亮想把湖南也和四川一樣。造成一個會匪世界。前清的官衙。慣喜粉飾太平。社會上的情形。素來是不肯關心的。羅忠亮的黨徒。在湖南各縣開山立堂。招收徒眾。竟鬧了兩三年。已經蔓得延連各縣衙門中當差的人。都相率入會。祇差把縣知事趕走。由會匪佔據衙門。發號施令了。才有幾個正經紳士。看了不過意。跑到湖南巡撫衙門裏報密。偏遇着那時的巡撫也怕事。因見會眾蔓延了這們寬廣。不敢操之過激。恐怕激出暴動。祇責成各縣知事。將為首的人重辦一兩個。其餘的概與以自新之路。那時做湘潭縣的。正是趙知事。湘潭因是會匪發祥之地。入會的比較各縣特別加多。要辦為首的人。自非重辦玉石猴子羅忠亮。不能

正本清源。祇是羅忠亮在那時。何等的勢力。談何容易。不動聲色的將他拿來辦罪。趙知事得了上奉的公文。祇得很機密的將喜鵲曹三傳到跟前。說了要拏辦羅忠亮的話。問曹三應如何才不至打草驚蛇被他走脫。曹三吃了一驚道。不敢欺瞞老爺。下役也是這會裏的人。羅忠亮親自來邀下役入會的。不但下役一個人。全衙門中三班六房。已有十分之八入了這會。老爺要拿辦羅忠亮。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趙知事一聽曹三的話。不由得慌了手脚道。這却怎麼辦。這情形傳出去。不僅你們都有性命之憂。連本縣也得受處分。本縣當日提拔你。實不承望你這們胡鬧。你從速回頭。設法將羅忠亮拏來正法。尚有將功贖罪的地步。不然就辜負本縣一番提拔你的恩了。曹三沉吟了一會。毅然說道。好下役受了老爺的大恩情。願捨身報答。非下役親去。誰也拏羅忠亮不着。不過將羅忠亮正法之後。下役的性命也就保不住了。趙知事問道。辦羅忠亮是國法。不容徇私。難道羅忠亮的黨羽。能在你身上尋仇嗎。曹三搖頭道。但願能托老爺的福。不至有這種目無國法的人才好。羅忠亮手上能開發三五十人。他家裏又有種種防守的武器。若彰明較著的發兵去捉拿他。便有一營人也捉拿他不着。並且他的耳目極多。這裏還不曾動身。他那裏早已得着信。有了準備了。幸虧老爺此刻祇將下役一個人傳到這裏來吩咐。不然也就費事了。羅忠亮很歡喜下役能做事。多久就勸下役辭了捕頭。幫他去寶慶開山堂。下役因感念老爺的恩典。不忍離開老爺。幾番沒答應他。他前日還賭氣對下役說。你若再執意不肯辭捕頭。我就得叫手下人做幾樁案子。使你一輩子辦不了。下役不

敢賭他求他再寬限些日子。並答應遲早總得幫他到寶慶去一趟。這兩日下役就很怕他真個叫手下人來和下役作對。為今之計。老爺不可露出一些兒形跡來。明日下役來辭差。老爺不要許可。無論下役如何懇求。老爺祇是不答應。等下役說話無狀的時候。老爺就拍案大怒。不明妨說出來。有人在老爺跟前告密。說下役辭差。是想投入哥老會去。隨將下役毒打一頓。喝教押起來。一面出票點某某等十六名幹差去。捉拿羅忠亮。却吩咐須等夜間出發。悄悄前去。免得漏了風聲。給羅忠亮知道。老爺是這們辦。下役自有方法。不等到黃昏。便能將羅忠亮捉來。祇是羅忠亮捉到了一刻。也不能停留。務必就到就殺。平日處決要犯。照例是在十六總倉門前的。這回要殺羅忠亮。連倉門前都嫌太遠了。恐怕在半路上出亂子。趙知事聽了曹三的計劃。喜道。那容易。不去倉門前。也使得。就在觀湘門碼頭上罷。曹三應好。隨對趙知事說了。某某是入了會的。某某是沒入會的。暗中佈置的人。祇能差沒入會的。曹三就在這日。先將在觀湘門碼頭殺人的手續。暗中佈置停當了。因他是在哥老會裏面好資格的人。種種佈置。都沒人疑慮。次日如法泡製。趙知事果把曹三打了一頓板子。收押起來。所派監守的人。就是入了會的。自然聽曹三的命令。擅自把曹三放了。曹三跑到羅忠亮家裏時。羅忠亮早已得了縣裏來人的報告。也是羅忠亮的惡貫滿盈。一點兒不疑心曹三的做法。反向曹三笑道。好笑。趙知事自作精明。以為派人夜間來拿。便不至走漏風聲。誰知我這裏早已知道了。曹三也笑道。這種風聲。就不知道也沒要緊。縣衙裏那有可派的人呢。並且十幾個人。那怕都有登天的本。

領能到這裏面來拿大哥嗎。這些事都不用去理他。倒是我此刻有些為難了。在此地不大好露面。大哥要差我到寶慶去。我想就在今日動身前去。大哥說怎樣。羅忠亮喜道。很好。我就替你餞行罷。曹三笑道。餞行是不敢當。祇是我很歡喜到玉蓮那裏玩耍。同去那裏坐坐。或隨便吃點兒東西。倒使得。玉蓮是個土娼。羅忠亮最賞識的。住在離湘潭城五里的鄉下。羅忠亮曾邀曹三去過的。曹三知道羅忠亮和會黨商議甚麼機密事。多在玉蓮家裏。一月有十多日。在玉蓮家歇宿。逆料邀羅忠亮到玉蓮家。是沒有不答應的。果然祇一開口。羅忠亮便欣然說好。曹三既是積賊出身。薰香迷藥都有現成的。昨日早已安排了許多心腹人。埋伏在玉蓮家左右。這日並不費事的。用藥把羅忠亮迷翻。連羅忠亮跟隨的人都迷翻。網綁了。即時押解到湘潭縣。趙知事帶領兵丁。親自到觀湘門碼頭監斬。等到會黨得信。想臨時召集人。劫法場。已來不及了。羅忠亮直到碼頭上才清醒轉來。一睜眼見曹三立在前面。兩眼角都氣得裂開了。恨了一聲罵道。我有甚麼事對你曹三不起。曹三不待他說下去。搶着答道。我奉官所差。身不由己。趙知事喝聲行刑。羅忠亮圓睜兩眼。對曹三望着。劊子手一刀下去。羅忠亮的頭直向曹三滾來。足滾了兩丈來遠。曹三不禁吃了一嚇。回衙便發寒熱。不住的用兩手打自己的嘴巴。祇一日夜就死了。玉石猴子在觀湘門碼頭上就刑的時候。在下那時年正八歲。還跟着大眾。在觀湘門城樓上看熱鬧呢。眨眨眼就差不多三十年了。

七 熊與虎

向愷然

易枝丞對我說。他在吉林的時候。有一次雇了一輛騾車。坐到甚麼地方去。在路上無意中看見那騾夫的右耳。缺了大半截。僅剩了下半截的耳根兒。不像是生成的。也不像是被刀割了的。忍不住就問那騾夫道。你這右耳的上半截。怎麼沒有了呢。騾夫見枝丞問他的耳朵。似乎很得意的樣子。說道。說到我這耳朵。登時身上就得打一個寒噤。我這耳朵。是被一隻極大的黑熊抓去的。枝丞是個生性好奇的人。聽說是被極大的黑熊。抓去半截耳朵。便喜得連忙問道。怎麼被熊抓去了耳朵。却不曾把命送掉呢。騾夫笑道。這就要算是我的造化了。我從前不是趕騾車的。當二十幾歲的時候。最喜歡肩着鳥槍。到各處山野中獵鳥獸。這年秋天。陰雨了半月。一日天氣初晴。我就肩着鳥槍出外。走到一座山裏。正在拿眼向四處張望。看有可以下手。的鳥獸沒有。陡然發見對面一個山坡裏。有一隻極大的黑熊。和人一般的兩脚着地。慢慢的走動。我這時所立的地方。與那熊相隔。約有百步遠近。中間橫隔着一條山澗。山澗兩岸的蘆葦。有五六尺高。很是濃密。澗中有二三尺深的水。我心裏明知道這東西屬仗害。祇因着中間有這們一條山澗阻隔。以為他不能飛過來。因此便不懼怯。並想一槍打中他的要害。我們出外打獵。身邊本帶了兩種子彈。一種是羣子。打鳥雀的。一種是獨子。打野獸的。平常槍裏裝的多是羣子。因為過野獸的時候少。過鳥雀的時候多。此時既發見了那熊。立時把獨子裝在



槍裏躡足潛蹤的走到澗邊。在兩岸沒有蘆葦的地方站着。熊的眼睫毛最長。不自己用手擦起來。二三丈遠以外。便不能看見我走到澗邊的時候。熊並不曾知道。正掉轉身軀來朝我立着。兩手向兩邊抓着。小樹枝玩耍。胸口裏純是白毛。我估量相隔不過十多丈遠。我槍的力量。還能多打數丈。已在正好下手的距離以內。再不下手。更待何時。遂對準他胸口白毛。一槍轟去。不偏不斜。打個正着。我祇道他也是血肉之軀。要害處中了。這們一槍。必然仰後便倒。我單獨一個人。能打死這們大的一隻黑熊。拖回家去。豈不可以驚動許多人。心裏歡喜得甚麼似的。眼睜睜的望着他。祇等他仰天躺下。我就過山澗那邊去。誰知這東西真厲害。一顆槍子打在他身上。他那裏當一回事。一些兒不改變他平時從容的態度。彎腰抓了一把泥砂草屑。再抬起身來。我看中彈的所在。淌出許多鮮血來。將胸口的白毛。染紅了一大塊。把手中的泥砂草屑。向傷處揉擦了幾下。彷彿敷上了一些傷藥的樣子。這才用兩手撩起兩眼的睫毛來。抬頭向我這邊一望。我立的地方沒有蘆葦。一眼就望着我了。我

當時覺得他這一眼。有很大的威力。不敢停留。立起來拖着烏槍。回身就跑。沒回頭看。也不知他怎生跳過山澗的。僅跑了四五十步遠。忽覺右耳一冷。好像有甚麼冷東西。挨擦了一下的樣子。從右耳擦過。就到了右肩上。身體便不由自主。向後仰面倒下來。烏槍脫手。攢了幾尺遠。我倒在地上看那熊。已在我身邊立着。我待翻身起來逃走。他祇用手在我胸口按一下。我就仍舊躺下。翻不起身來了。我到了這時。惟有緊閉兩眼等死。但是兩眼閉了好一會。並不覺身上有甚麼痛楚。祇覺肚皮上有很重的東西壓着。不甚好吐氣。慢慢的張眼看時。原來那熊坐在我肚皮上。抬起頭望着天笑。我腰裏帶了一把小尖刀。我打算抽出來。乘他不備。揀要害處再戮他一下。却苦刀擱坐在他屁股底下。抽不出來。祇得輕輕的替他搔癢。畜牲儘管厲害。知識畢竟趕不上人。我替他在屁股上和腿彎裏搔癢。他很覺快活。漸漸的把屁股懸空。讓我好搔。我巴不得他有此一着。越發替他搔個不住。他搔得快活。把屁股更懸高些。是這們三五次後。屁股已離我的肚皮有四五寸高了。我左手仍不住的搔着。右手緩緩的將尖刀抽出來。順過刀尖。對準他穀道。祇一下戮去。連刀擱都戮進去半寸。他受了這一傷。跳起身帶着尖刀就跑。也是頭也不回的去了。我這時爬起來。才覺得右耳痛澈心肝。地下淌了一大塊鮮血。上半截耳根。不知被抓到那裏去了。易枚歪笑道。倘若熊沒有這們笨。有他那麼大的力量。又有那麼頑固的皮肉。如再加以機靈。還了得嗎。山中一切的野獸。都要被他征服了呢。驟夫點頭道。熊儘管有這們笨。無論甚麼野獸。沒有不怕他的。能勉強和熊抵抗的。祇有老虎。然老虎也還

是不敢隨便與熊相鬪。平常老虎遇了熊。多是老虎先自避開。不與熊對面。熊是從來不避虎的。不但不肯避。反得追趕着虎要吃。不過虎的腳步快。一跟一兩丈遠。熊追趕不上罷了。祇是熊最有耐性。決不因他自己笨鈍。就灰心不追趕老虎。儘管老虎已逃得無影無蹤。他仍是不捨。照着老虎逃去的方向。逢山過山。逢水過水。的追趕。老虎逃了一會。回頭不看見熊追來。就坐下來休息。熊追趕老虎是不停留的。十九在老虎坐下來休息的時候追上。老虎見熊追來。又跑。熊又不停步的追。如此追上了好幾次。追得老虎無路可逃了。祇得把心一橫。轉身與熊相鬪。易枚丞問道。老虎的爪牙。都厲害無比。舉動又比熊迅捷些。認真和熊相鬪起來。祇怕熊也不見得鬪得過老虎。驛夫搖頭道。其名雖說老虎和熊相鬪。其實老虎那裏敢認真與熊鬪一下。兩下鬪的時候。老虎祇朝熊坐着不動。熊伸着兩手來抓老虎。老虎等他來到切近。聳身一躍。從熊頭上跳到熊背後。隨即掉過身。又坐着不動。熊抓了個空。知道虎跳到了背後。也回轉身來。又伸着兩手去捉老虎。又跳了過去。是這們跳了無數次。老虎自覺跳得又飢餓又疲乏了。祇管把熊撇下來。自去尋覓可吃的東西充飢。熊此時並不追趕了。也不去尋東西吃。就在這相鬪的地下。彎着腰。從容不迫的扯草拔樹。用意在等歇與老虎相鬪的時候。免得草樹礙了手脚。老虎去尋着東西吃飽了。知道逃跑不掉。仍回身到原處。依着初次的鬪法。鬪到飢疲不能支持了。又撇了熊。自去休息。自去尋東西吃。吃飽了再來。是這們得經過六七日。熊始終不肯離開相鬪的地方。去覓些食物。也不肯畧畧的休息片刻。鬪到四五日。必有兩畝地大。

小的所在。沒有一寸青草。沒有一株小樹。都被熊在老虎去休息和覓食的時候。拔除乾淨了。鬪到四五日以後。熊的兩隻眼睛都氣紅了。舉動倒漸漸的快了。老虎在這時候。就得特別的留神。萬一稍有不慎。一下被熊抓着了。便休想掙脫。十九被熊撕裂着吃一頓飽。若這虎能與熊支持到七八日。熊已飢疲不堪。就奈虎不得了。虎見熊飢疲得立脚不住了。才聚精會神的猛撲過去。一口就咬住熊的喉嚨。半躺還不敢放口。必待熊已死去。不能動彈了。才放下口來。易枚丞問道。熊為甚麼七八日不去尋東西吃呢。驛夫笑道。熊的性情最驕傲。最托大。他並不把老虎看在眼裏。以為一下就吃着了。有現成的糧食在眼前。用不着另去別處尋東西吃。越鬪的日子多。越賭氣非拿這老虎充飢不可了。他吃不着老虎。就怪地下的草木。妨礙了手脚。所以老虎一去。他便趁着空閑的時候。扯草拔樹。然而饒你老虎機巧。仍是被熊抓着吃了的。時候居多。老虎吃着熊的時候。不過十之二三罷了。甲寅年在日本。易枚丞同我到上野動物園。看了兩隻絕大的白熊。我說這東西笨到了這箇樣子。縱然有力如虎。也不是畏懼。何以西人小說或筆記上。都說熊厲害無比。是甚麼道理。易枚丞聽了笑道。我初次看見這東西的時候。也和你一般的心理。以為不足畏懼。後來在吉林聽了一箇驛夫說出一番故事。才知道這東西可怕之處。就在凡事從容不迫。換言之。就在笨到了這箇樣子。我問驛夫說出一番甚麼故事。易枚丞便在歸途中。將以上記的情形。述給我聽。並說老虎雖是可怕。遇着老虎的人。祇要就近有樹。爬上樹去。就可以避去危險了。惟有熊這東西。身體雖笨到了這箇樣子。然他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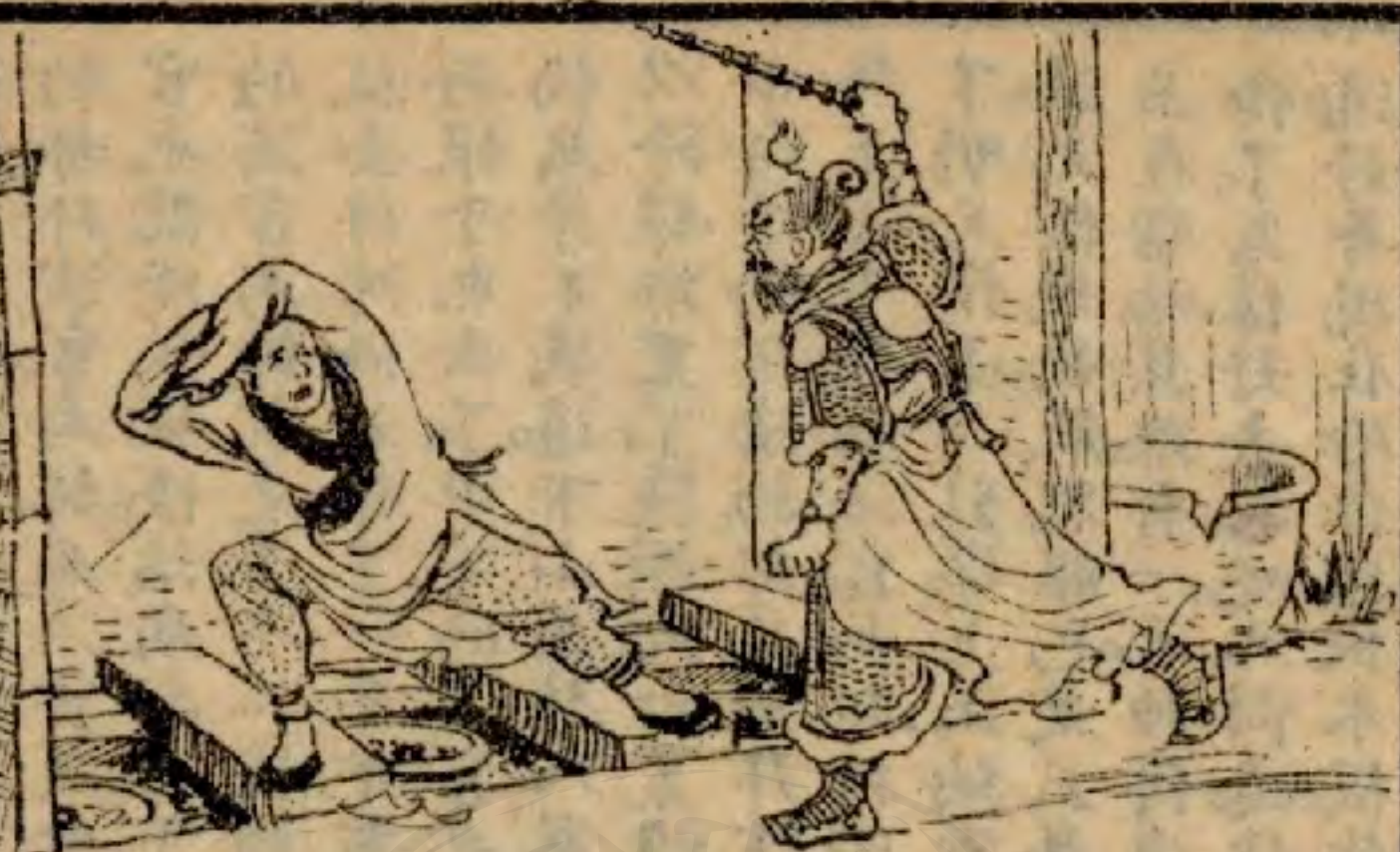
上樹。遇了他的人。除了會跑的。才有幾成可望逃開。以外便別無免死之法了。

八 箍爛頭

施濟羣

數十年前上海有箇道士叫做箍爛頭。因為他的頭上終年淌着膿血。把布包扎着。好像孫行者頭上的金箍一般。所以人家都叫他箍爛頭。箍爛頭。而他的真姓實名。倒反沒人知道了。但是他這箇爛頭。難道竟沒人能夠替他醫好了麼。所以任他終年爛着。據說他爛頭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生瘡生癩。也不是同人打架而起。這爛頭却是他得道的紀念。也是他失道的紀念。要治好他。除非請呂純陽或是鐵拐李來。否則那些凡間俗子怎樣能夠治得好這棒瘡呢。諸位如其不懂這兩句自相矛盾的說話。且待鄙人慢慢的來講明白罷。

箍爛頭起初也是箇丰貌翩翩的美少年。只因他自幼景仰施亮生濟癩僧。一輩有道之士。能夠呼風喚雨。倒海移山。並能擒妖捉怪。役鬼使神。便投身在一個觀裏做道士。學些鳴鐘擊鼓的功課。有時候替人家去超度亡人。隨班跪拜。信口誦經。也從未見過一神半鬼。這樣過了幾時。他自肚裏尋思道。吾這樣下去。那裏學得到施亮生般的法術。豈不辜負了吾的素志麼。有一天。便和同夥道士說起此意。那些道士笑起來道。我們都因沒有他種技能。不過借此騙口飯吃。現在時候那裏有真正有法力的道士呢。內中有一箇年紀大一些的道。現在真正有法力的道士。有却還有。不過離此萬里。不容易到罷了。箍爛頭道。究竟在甚麼地方。那人姓甚名



誰道士道。就是江西龍虎山上的天師張真人啊。你有意要去學。我看你不要說從師學道的一筆費用。使費不起。就是跋涉山川的盤費。也難於籌措。猶爛頭道。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既有力真正的法可學。不要說離此祇有萬里。就是一百萬里。也要去呢。你們不聽見佛教中有箇唐僧麼。他立志要去取經。西天也去了。難道我們道教中人。見了一萬里路。就說得這樣鄭重。那些同夥給他搶白了一頓。都哼哼道。看你說得嘴響。恐怕歇一百年。也依然是同我們一般的道士罷。

猶爛頭從那天起。把自己的積蓄整理整理。却祇有二百餘兩銀子。再向熟人處籌措了些資斧。便收拾行裝。擔登就道。一路上跋山涉水。省吃儉用。不多幾時。已到江西龍虎山地界。猶爛頭心想。上海到此。並無萬里。那些同夥。故甚其詞罷了。看看天色已晚。便投一家客店歇宿。並打聽店小二怎樣上龍虎山去。店小二問知是向龍虎山張真人處學道的。便問道。客官。你要學的是上等道法呢。還是中等道法。猶爛頭道。請問上等和中等怎樣分法。小二道。龍虎山離此地祇有半里之遙。那些天師

府裏的小道士們。時常下山到這鎮上來購買東西。因此天師府裏的情形。我們都很熟悉。聽說各處到龍虎山來投師學道的。每年終有數起。不過張天師本身是不收徒弟的。那些學道的。都拜法官為師。而法官之中。又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法官能夠呼風喚雨。倒海移山。中等法官也能降妖捉怪。治病驅狐。下等法官却祇能嚇嚇鬼魅罷咧。箍爛頭道。那末我只要拜上等的法官為師就是了。小二搖頭道。難呢難呢。拜上等的法官。天師府照例要收贄敬一千兩。然後去拜師。倘若學了一年半載之後。法官說你天資欠佳。難于造就。便不但學不成道。連一千兩銀子也丟了。中等的法官也要取贄敬五百兩。那下等的。却祇取二百兩。學道時也甚隨便。倘然學不成道。下山去替人家誦經禮懺。說起來終算是天師府裡混過幾時的大法師。也足以誇耀鄉里了。箍爛頭口裏唯唯答應。心裏暗忖。吾的天資怎樣。連自己也沒有知道。只是囊中所帶的阿堵物。却只夠拜下等法官之數。現在既不遠千里的到了這裏。斷沒有因為不能拜上等中等的法官。而即行回去之理。那末就拜箇下等法官。也算不負此行咧。一宿無話。到了明天。倩小二引導上山納資投師。從此便在天師府住下。跟着師傅學些畫符捏訣唸咒諸法。光陰飛快。眨眨眼已是三年。那些畫符捏訣等法。已一一學得爛熟。也從未見過一神半鬼。正在暗暗焦躁。有一天。師傅喚他問道。你怕見鬼麼。箍爛頭道。我學的是捉鬼之法。倘然見鬼怕了。怎樣好去捉呢。又問道。你怕見神麼。答道。神是我要差他去捉鬼的。不怕不怕。師傅點頭道。好。吾現在給你根桃木棍。你到後山西南角上那間鎖着的屋子裏。把合在地上的三十六

隻大缸一齊打破了。再來見我。只是你無論如何可怕。切不可畏懼逃走。箍爛頭心想。打破幾隻缸。是很容易的事情。有什麼可怕呢。於是綽棍在手。走到後山。把那間屋子的門打開了。只見屋裏陰森森的一些沒有甚麼別的東西。正正三十六隻大缸。合在中央。箍爛頭緊一緊手中木棍。拍拍兩聲。一連打破了兩口大缸。正想還要打時。忽見碎缸處托地跳出兩尊怪物。在眼前一亮。彷彿一箇是金甲輝煌。虎頭環眼。手執着一根竹枝般的東西。一箇是背生雙翅。鷹目銳喙。拿了柄晶瑩耀目的錐子。箍爛頭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撇了桃木棍。向門外飛一般的逃去。踉踉蹌蹌到了師傅那邊。兀是喘息未定。師傅問道。缸完全打破了麼。箍爛頭喘得說不出話來。祇把手伸出兩箇指頭示意。師傅待他喘停了。問知底細。纔說那兩位天將。一箇是黃靈官。一箇是雷震子啊。你怎的這樣膽小。可惜你以後祇能召這兩位天將了。我現在傳給你幾套應用的口訣。以前所學符咒。便都可應用了。只是以後如沒有要事時。切不可隨意捏訣咒念。到了明天。早上師傅又喚箍爛頭到跟前。替他在兩箇手掌心中。繪上兩道符錄。教他捏緊着下山回家去罷。不過這兩箇手掌。必須達到廟宇。纔可開放。否則你所學的道。前功盡棄。切記切記。箍爛頭拜別師傅。隨即下山。一路上心中盤算。我回到家鄉。也足以兀傲儕輩了。只是這兩箇拳頭裏的符錄。師傅說得萬分鄭重。不知究竟弄些甚麼玄虛。且待我放開看看。這樣想着。纔把右手略鬆一鬆。忽聽得一聲霹靂。好像就起在自己身邊。震得兩耳欲聾。倒吃了箇大驚。看看天上依然皎日當空。淨無纖雲。再把右手看時。那道親眼看見師傅畫在掌上。

的符籙。早不知那裏去了。方纔大悟道。師傅說我能召兩箇天神。這樣一來。大約一箇已經白日飛昇。咧於是把左手。愈加捏得緊緊的。真箇達了一所廟宇。纔敢開放。開放時也沒有甚麼霹靂。祇見那道符條的不見了。

箍爛頭回到從前的觀裏。把到龍虎山學道。並能畫符召將等事說了一遍。同夥們都十分欽羨。有一天。箍爛頭正在廁所上大便。忽然疑惑自己學的道術不知究竟有用無用。隨手捏了箇召將的訣。猛見一位金甲輝煌的神將立在自己面前。問道。法師有何吩咐。箍爛頭這時候已不畏懼。知是自己召來的神將。但委實沒有事情。只得說。本法師試試法術。曾否忘記有勞法駕。實在不安之至。黃天將見他在廁所上捏訣。分明是大不敬。而且無事召喚。更覺荒謬絕倫。不由得勃然大怒。舉起降魔杵。迎頭擊去。箍爛頭阿呀一聲。仰翻在坑廁旁邊。同夥們聞聲趕去看時。只見他頭破血淋。昏迷不省人事。灌救了一會。纔悠悠蘇醒。便說出上面一段事情。同夥們都抱怨他不該褻瀆神祇。以致吃了這樣的苦。從此頭上便終年淌着膿血。雖經許多名醫醫治。也毫無效驗。但是他箍爛頭三字的名聲。倒傳得通國皆知。人家要超度亡人的。都請他去做大法師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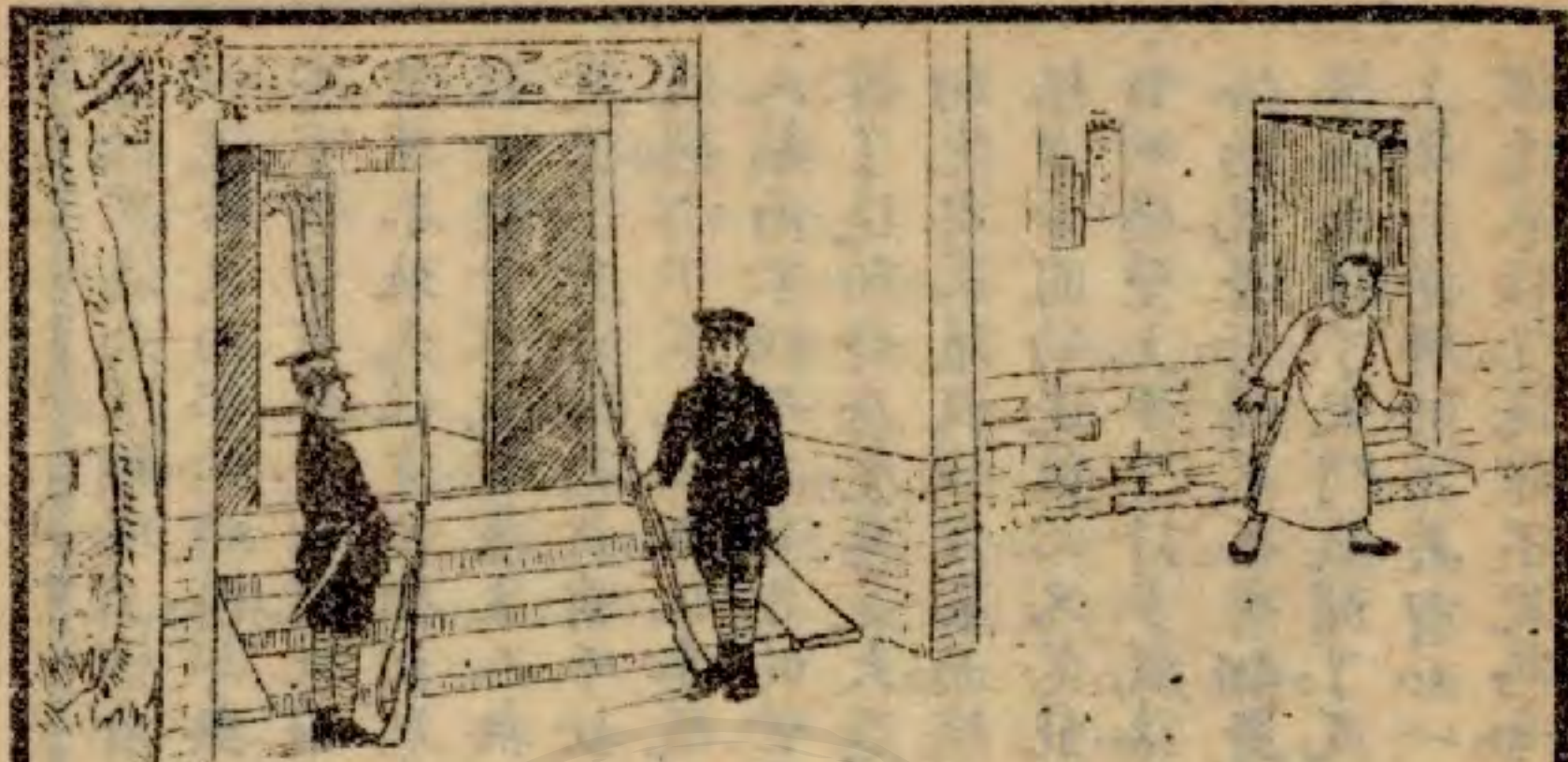
九 凶屋

張碧梧

王文標家的貼隔壁。是一所高大房屋。祇因無人居住。年久失修。頗顯出破敗的狀況。斑駁褪

落的黑漆大門。銅環上橫着一把大鐵鎖。也因晝夜受着日晒雨打。生滿了黃褐色的鐵銹。所以這房屋內部的結構。却無一人知道。據說亭台樓閣。無一不備。富麗堂皇。委實是富貴人所居。可惜常有狐鬼出現。從前住在裏面的人。都被鬧得日夜不甯。甚致還有疾病死亡的禍事。自然不敢久住。連忙搬到別處去了。這樣久而久之。人家都把這所房屋。當做狐鬼之窟。那箇敢去輕于嘗試呢。屋主人無法。祇好關門上鎖。聽憑狐鬼去作祟。好好的高大房屋。就此日益荒涼了。王文標是在前年秋天。搬到這裏居住。起初見這所房屋。這樣高大。却終年空着。無人過問。心下不免狐疑。後來曉得了那番情形。又不免有些發笑。他嘗說世界上雖有狐鬼。但和人類兩不相干。各有各的世界。人果無擾於狐鬼。狐鬼必不致向人亂鬧。因為迷信狐鬼。就棄掉了這所好房屋。真是大急不可及了。我和這屋主人。惜乎素不相識。如果有一面之緣。我定向他要求。讓我住在裏面。試看狐鬼拿我怎樣。王文標這般說法。雖能打破迷信。但那班人的根深蒂固的迷信心。又怎能因此一言。就完全消釋。所以這房屋仍舊是牢牢鎖着。不過那粉白的牆壁上。多了許多脫落和污穢的所在。屋頂上。生滿了很長的瓦草罷了。

俗話說得好。磚瓦也有翻身日。這所背時多年的房屋。居然也有遭逢時會的這一天。生鏽的鐵鎖去掉了。大門敞開了。瓦草拔個乾淨。牆壁粉的雪白。亭台樓閣。都修飾得煥然一新。再擺上簇新新鮮的器具。有如一箇人換上華麗的衣服。立刻就容光煥發。這種現狀。分明是有人搬進來住了。這原不足為奇。最觸目的。就是大門之外。有兩箇身穿灰色軍衣的兵士。肩上橫



看毛瑟快鎗。挺胸凸肚。兩旁站着。直叫人不敢逼視。文標見了這番情形。心中暗道。原來搬進來的。是一位軍界中人。看他這種排場。官階必然很高。大約不是師長。定是旅長呢。怪不得他不怕狐鬼作祟。膽敢搬進來住呢。文標忽又起了一種感觸道。想我王文標也曾讀過聖賢書。也曾練過把勢。總算是個文武全材。祇因時運不齊。就賦閑在家裏。用盡氣力。也走不上那發達的康莊大道。唉。這所房屋。被人遺棄了多年。如今算是交了好運。但不知我王文標須再等幾年。方才有這麼一天呢。文標閑着無事。就時常和這守門的兵士閑談。于是就曉得。在這房屋裏面的。果是一位師長。姓胡。名叫克顯。說起他的出身。倒很有趣。原來這位師長。在十一年前。不過提着一只柳條編的大籃子。裝些花生瓜子。沿街叫賣。賺些蠅頭微利。做他的毫無希望的生涯。恰巧那時正是革命軍興。四處都招募軍隊。也是他福至心靈。就丟下柳條籃子。投到軍隊裏充當兵士。他初次上疆場。糊裏糊塗。一槍就打死敵人的指揮官。于是他受了不次的升拔。一擢而為營長了。後來迭經戰事。都能得

勝。到了如今。就升到了師長。統率萬人之衆。威武非常。可是同僚之中。仍拿他當初賣花生瓜子的舊事。當做趣談。他聽了。也不見氣。本來英雄是不怕出身低的。祇是文標聽了這番話。就起了很大的感想。他想像這位師長。既是出身微賤。必不能知書識字。也必未曾受過軍事教育。但他竟能有這耀武揚威的一日。想我王文標的程度。比他必然高明得多。倘我也去投營。靠着我的文韜武畧。不怕不能和他後先媲美。若再不及時興起。錯過了這國家多事。用兵正忙的時候。想從文學上飛黃騰達。那就分外艱難了。文標打定主意。未出十天。就辭別家人。趕去投營。臨行的時候。又把那所高大房屋。細細的端相了一會。自言自語道。不知我前途的命運。可能和你一般呢。王文標投營之後。不足一個月的工夫。就開到前敵去了。而且編在先鋒隊裏。這先鋒隊共有三千五百人。第一次出去打仗。是在夜裏。天色昏黑。真是伸手不見五指。這三千五百人。飽餐戰飯。靜悄悄的從營裏走出來。打算去襲劫敵人的營寨。這時王文標感情激奮。簡直捺不住。心想出兵打仗。雖是極危險的事。但也是男兒飛黃騰達的最大機會。且看那箇胡克顯。不過是箇做小本生意的人。若不是在軍營裏殺敵立功。在這幾年之中。怎能有今日這等威武。我王文標若要烈烈轟轟。做出一番事業。也必得振作精神。揮刀殺敵。幸喜如今我已有了殺敵的機會。就萬萬不能錯過。纔是文標心裏這般想。精神果然大振。雙手端穩着鎗。隨着大隊。急急前行。途中曾經過一道小河。又越過一座小山。却沒遇着一箇敵人。這三千五百人。雖都是閉口無言。但他們見了這種情形。以為大功定可告成。必然暗暗歡

喜。就說王文標罷他一面向前走。一面心想等一會兒。我們衝進敵人的大營。我必須貫注全神。尋着他們的上級軍官。做我的鎗靶。因為殺死了他們的上級軍官。功勞方算很大。若費去許多氣力。僅僅殺了幾箇小兵。未免太不值得了。文標又想到倘若我真箇立下大功。受了特殊的升賞。做箇上級軍官。那時頭戴峨峨的高冠。身穿燦爛的軍服。前呼後擁。都是些雄赳赳的武士。這要我發箇命令。箇箇服從。那種威嚴。纔不枉做箇男子。而且我既統率三軍。兵餉由我支配。手頭也自然不患無錢。就得在我的舊屋的地基上。再買些毗連的地皮。造上一座莊嚴的住宅。和胡克顯的住宅。爭奇鬪美。那時我的快樂。真是非言語所可形容的了。文標越想越得意。好似他的幻想也。已實現在眼前的一般。樂得幾乎跳將起來。不料正在這箇當兒。猛聽得斜刺裏一聲炮響。接着吶喊聲如雷乍動。原來敵人已有了準備。在暗中攻擊了。這先鋒隊到了這時。雖知預定的計劃。已歸失敗。但也不能退回。祇好拼命抵敵。黑暗中鎗炮亂放。鏖戰到天明。還未分勝敗。幸虧接應隊應時開到。於是再合力進攻。居然將敵人打退。他們乘勝追擊。連連奪獲幾處要塞。敵人經此大敗。軍心已亂。不能再戰。不多幾天。就完全潰散了。如今他們雖已戰勝。大功成就。但細細查點那三千五百人的先鋒隊。幾乎死箇乾淨。騰下的不足十人。也都是受了鎗炮的重傷。王文標的左腿。已經打斷。睡在醫院裏痛得發昏。王文標的腿傷。已漸漸全愈。但還住在醫院裏調治。一天早起。有一箇同伴告訴他道。你可曉得先鋒隊隊長已升了官麼。是賞授少將。還加給中將銜呢。文標道。這一次戰勝。大半得力在

先鋒隊隊長當然受這升賞。但是死去的同伴也應該有些恤典。這同伴道：「一些也沒有呀。文標聽了這話，陡覺心有所觸，不由得深深歎了一口氣道：『可憐我以前簡直是在夢裏。如今方始醒過來了。我本以為殺敵是光榮的事，是男兒立功的捷徑。此刻我明白人類當中委實無所謂敵。不過是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有意借這箇敵字排除異己罷了。那麼所謂殺敵就是人類相殘。這不是莫大羞辱的事麼？還說甚麼光榮呢？至于男兒殺敵，也就不能算是功。簡直是罪了。這樣說來，凡是大有戰功的人，也就是人類中的罪人了。』說時，他又想到那箇胡克顯，心想他從平民做到師長，也不知殺了多少人，造下多少孽，祇是他如今的權勢炙手可熱，人類一時奈何他不得，但願他住宅中狐鬼和他作祟，懲罰他一番罷。」

十 夢游地府

周消愁

世傳因果之說，陰府之設，余不之信。然竊思天地之間，賢奸難分，如岳武穆者，遺恨千古，無以申之。而秦檜賣國，優游法外，得以善終，若無陰府，其誰能申其冤而治其罪耶？故余復生疑焉。至友笑翁曾遊鄞都，嘗遇鬼物，言其事頗詳，今擇其大者表而出之，以為世人警告焉。民國某年，笑翁束裝西遊，某夕止於鄞都城內，息裝旅棧，夜市頗盛，燈光輝煌，儼如白晝。笑翁見之樂甚，欲作夜遊，店主入止之，問其故，則曰：『君不聞鄞都近鬼域耶？鬼物常於夜間出而擾人。君異鄉客，恐為所欺耳。』笑翁聞之大駭，曰：『然則鬼物戕人耶？』主人曰：『否，性亦近人，不犯之亦』



不為人害。鄙人尚有鬼友。笑翁益驚問曰。鬼親猶惡否。笑曰。形
與人無別。笑翁復欲致問。忽聞門外有人呼曰。老兄在此耶。主
人出迎。頃之一壯者昂然入。纓帽皂衣。類官役。謂主人曰。兄何
居此。答曰。正與佳客絮語。吾為閣下介紹。遂互相通名。為禮。壯
者名阿得。現為陰府勾魂使者。笑翁問主人阿得職守。主人沈
吟不答。既而曰。君幸勿疑。此即余所言鬼友也。……笑翁驚駭
殊甚。面色頓變。阿得曰。先生得毋以異類見憎耶。主人慰之曰。
請安坐。鬼不為人害也。笑翁心稍安。然終不釋。謂得曰。造次初
逢。不能不懼。何敢言憎。諒之是幸。得唯唯。三人相次入坐。主人
曰。今日甚風。吹到我家。府中有何奇案。可為我一述否。得曰。匪
兄言。吾幾忘之。吾正為述此案而來。復謂笑翁曰。先生其細記
此案原委。足以警戒世人。笑翁固好奇。聞之喜。問曰。案中要犯
為誰。得曰。案中要犯八人。世人皆知。即秦檜。曹操。嚴嵩。董卓。賈
似道。蔡京。仇士良。馮道也。
笑翁聞之。快甚。曰。緣何久不治罪。延至今日。得歎曰。世間有賄
賂之害。陰間亦有之。彼大人皆富豪。與歷來閻羅交好。故得優

游法外。以至於今。店主人問曰。何以至今日案發治罪。得曰。昨日齊天大聖巡遊至此。見之大怒。與閻羅共九人皆入獄。明日午時即用刑矣。笑翁曰。此舉大快人心。不愧齊天大聖之稱。阿得曰。奸慝以秦檜為最。其餘亦應論死。笑翁聞之。惡念具消。始知善惡自有結果。苟以此說警世。未有不起頑警愚者矣。然未得其詳。以為憾事。遂請於阿得曰。君能導吾一遊地府。見此九奸乎。阿得難之曰。人鬼判途。於事不便。笑翁固請之。主人復憇息之。阿得始允曰。明早請君安睡。吾自來引先生一遊。笑翁稱謝。時已四更。阿得欲去。店主人與笑翁送之行。至門外忽然不見。阿得去後。主人遂回臥室。笑翁亦息燈而卧。心中忐忑不安。終夜未安睡。至晨始朦朧睡去。忽見阿得蹣跚而來。笑翁即隨之。道路高低不平。然直前無阻。身懸空中。居然飄飄欲仙。俄頃見一古城。直立雲表。狀類尋常之城。而高大倍之。忽忽之間。身已入城。街衢狹小。市面雖不繁華。而行人摩肩。及至城中。有大屋在焉。華美壯麗。頗類世間廟宇。阿得引之入。笑翁問曰。此即閻羅府耶。得曰。然。俄見數皂衣者出。皆與得為禮。阿得問曰。秦檜等現在何處。曰。囚在廊中矣。得乃攜笑翁入內。眾亦散去。及入二層朱門。笑翁趑趄不前。蓋見刀山油鍋在焉。被刑之人。慘不忍親。得趣曰。可急行。遲無及矣。笑翁不得已。以巾遮目。隨得前行。少頃。得曰。至矣。笑翁揭巾啟目。見囚車九。兵十數守之。手持叉棒。咄咄逼人。然亦不若世傳之獷惡也。見阿得皆為禮。得頷之而已。笑翁

得見中國歷代八大奸人。真像心中快甚。以為他日可在世間傳之。九人之中。惟閻羅衣服。差異。得以辨識。餘則都不能知矣。惟一人體特肥料。為董卓。世傳曹操白面。細察七人。無一白者。惟一囚紅袍白鬚。頗似曹操。然面奇黑。疑問於得。知果為曹操。笑翁因笑。世人傳聞之誤也。更詢諸得。知猥小如鼠者。秦檜也。灰面多鬚者。嚴嵩也。圓睛方口者。賈似道也。身短而碩者。蔡京也。狀如土偶者。馮道也。長項短肢者。仇士良也。

笑翁因念此八人者。非一世之雄乎。而今安在哉。今日思之。當亦自悔矣。正惋歎間。忽聞秦檜狂笑不已。曹操問曰。秦丞相到此地步。狂笑何為。檜曰。想當日。余把政營私。暗通外國。風波亭上。害死岳飛父子。罪大惡極。早即應死。而乃延至於今。豈非大幸。思之殊可笑耳。曹操曰。然則我亦應自賀矣。余挾天子以令諸侯。余子又篡漢室。天下罪不容誅。今雖如此。不過一死而已。忽聞嚴嵩高聲曰。余以青詞進身。得為丞相。私弄兵柄。殺害忠良。今雖見誅。然在世得為丞相。死後復遺臭萬年。亦云幸矣。蔡京徐徐曰。諸君亦知我蔡京之歷史乎。他不必論。即言五元祐黨人之碑。罪已當誅。賈似道曰。蔡兄之罪。尚不及鄙人也。求榮外邦。誣報捷音。致墟宋室。今雖捐軀。可以無憾。仇士良曰。諸君皆以丞相行奸。鄙人則宦官得機。且以聲色奢靡。以娛天子之耳目。使之樂此不疲。不暇更及他事。吾乃大行己志。罪亦可謂重矣。秦檜等賀之曰。足見幹才。非吾輩所能及也。時眾人皆有言。惟馮道不語。吃吃作笑聲。眾疑之。詰其故。曰。諸君之罪。國重。然皆欺君害民。不若鄙人默默無聞。而犯罪較諸君為尤甚也。諸君亦樂聞乎。僉曰。善。曰。當五

代之時。其能偷生無恙者。惟吾一人。在朝為官。歷事四姓十君。可稱四朝元老。無恥孰甚。忽見一鬼卒奔至曰。齊天大聖已升堂矣。眾鬼卒遂推之挽之。以至堂前。皆俯跪於地。但聞齊天怒曰。汝等罪孽滔天。今復何言。治秦檜賈似道為一等罪處以油鍋之刑。曹董蔡嚴四人二等罪。打入刀山。仇馮二人以鐵鋸劈之。閻羅受賄縱奸。應以石磨死之。定刑畢。即令行刑。笑翁見鬼卒以鋼叉直刺秦檜之胸。投入油鍋。呼號之聲。慘不忍聞。驚悸殊甚。豁然而醒。身仍在帳中。未出店門一步。此後遂束裝而回。曾為余言。余亟記之。此篇之真偽。可勿論。諸君姑妄聽之。其中要有至理。是在解人之自悟耳。

十一 蛇妖

楊塵因

西湖雷峯塔。相傳是吳越王妃黃氏所建造的。又名叫做黃妃塔。聞起祥曾說湖上兩浮屠。寶石如美人。雷峯如老衲。李流芳說他好像是箇古式醉翁。昔人有句。一字排空晴見雁。千峯照水夜燃犀。天涯芳草遠映斜陽。那巍然高聳的雷峯塔。直入霄漢。綠雲深鎖。紅雨迷漫。一片明媚湖山。低壓在這珊瑚似的天柱之下。絕好一頓天然圖畫。俗說西湖有白蛇青蛇兩妖。鎮壓在這座塔下。于是好奇之士也說。昔年有白蛇青蛇二妖。戀愛許仙。後被法海禪師察破。五月五日端午節。暗遣許仙。以雄黃酒將這二妖灌醉。二妖頓現原形。這二妖醒覺。遂與法海禪師大鬧法水漫金山。一場惡戰。最後妖魔不敵仙術。終被法海禪師用金鉢擒住。鎮壓在雷峯塔



下明嘉靖時。湖上的遊人。時見塔中縷縷清烟。環繞為障。就有人說是二妖憤吐各自的不平之氣。似這等怪異之談。都是一般好奇的人。藉此給古今的癡心女子。作不平之鳴罷了。記者昔聽前輩所說。滿清建國之初。西冷湖畔。曾有一段怪事。似與前說二妖。皆有關。係千古埋冤香魂不散。豈仍想在人世間一洩舊恨嗎。記者却不敢斷言。

武林秦鈺。乃是仕宦之家的子弟。幼年喪父。堂上老母許氏。獨守孤兒。朝夕自課。秦鈺生小就聰慧過人。讀書寫目成誦。但是他的性情很乖僻。當他幼年的時候。就默默寡言笑。每天讀書而外。祇與他母親作伴。入冠之後。依然如舊。左右隣人。從未見他出門一步。一時相傳秦家公子。都說是靈妃素女的化身。美秀娟娟。沒有些兒丈夫氣。許氏雖然愛他如珍。似寶。有時見他那般形狀。也就常常勸誡道。男兒志在四方。舉動也不能過于拘謹。我兒發憤讀書。雖是我秦家的好子弟。無奈終日枯守在這斗室之中。不出大門一步。豈將來我兒為人做事。也就在這斗室之中嗎。古人所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兒此後也應當

分些兒時間。在塵市中去閱歷閱歷。況且此地的湖山甚好。一邱一壑。無處不是文章。你也應從天然風景之中。尋找些樂趣。何必枯守着書本兒。做死工夫。秦鈺聽他母親這一番勸誠。却也自覺太拘泥了。由此奉母之命。每天讀書之餘。也常常在街市上散步。無奈他所見街市上往來的行人。不問什麼男女老少。他聽着。總覺不能十分適意。究竟那不能適意的原因。他又驟然解說不出。後來與他的表兄許輔臣。逛到西湖。賞平湖秋月。聽南屏晚鐘。這纔曉得人世間。還有佳境。從此西冷湖畔。時常見他獨步徘徊。

一日正是端午節。秦鈺陪着他母親許氏。用罷了午膳。枯坐無聊。便又踱出湧金門。仍去領略那湖山的風景。有時打槳湖中。遙見遠岸綠陰深處。夾雜着赤紅如火的榴花。越顯得湖山豔麗。直到斜陽一抹。捲入晚林。那些遊湖的士女。都紛紛趕着進內城。但是他的遊興。却仍不少。減信步逛到雷峯。祇見一塔巍然。被那斜陽返照着。好像更加慘紅得可憐。秦鈺對着雷峯塔。也彷彿別有所感。正在默默發怔之際。忽聽路側的柳陰之中。嗚嗚有人啼泣。秦鈺急趨前一看。原來是一箇女郎。正要攀枝自縊。比時秦鈺也顧不得什麼瓜李之嫌。忙趕上前。一手緊攙那女郎的纖腰。一手將他頸項中的絲繩解脫。那女郎當時已四肢無力。順勢便緊貼秦鈺懷中。二人席地而坐。半晌那女郎纔舒展星眸。斜睨着秦鈺。薄怒道。別人生死與您何關。書獃子。您也能管得人間煩惱事嗎。說時。他的神色越顯得悽慘。秦鈺便笑說道。人非無情。誰能見死不救。轉又詢問那女郎自縊的原故。女郎低頭拭淚道。公子。您可少管閒事。我的苦處。却不能

輕于對人說的。恨海能填情天可補。我心匪石。似這等冤獄。千秋萬世。我也不能填補的啦。唉。我這纔知世間最無情最寡義的人。就是那一般少年男子。又說道。公子。您祇可救我一時不死。您何能解脫我一世的煩惱。秦鈺勃然感動。說道。小姑娘果能告知我的原因。我即能代你解除一切的煩惱。恨海能填情天可補。可見人世間事。沒有不能解除的。女郎嫣然笑道。書。馱子。您何能自信如此呢。復又起身遠望。道。天晚了。倦鳥歸林。你不旋歸。麼。秦鈺猛的被。他提。醒。轉想老母這時倚廬望子。還不知若何的望念。彼急折身去尋覓歸路。無奈野霧橫天。晚烟。迷徑。婆婆影裏。並那一座雷峯塔也。若隱若現的混入了幻境。秦鈺越發焦急。女郎復又轉勸。秦鈺道。公子焦灼殊無益。這時城門已關。您雖插翅也飛渡不過去的。但是這荒野之間。又豈。能露宿。您今夜準備在何處寄宿也。應當要早些打算的。秦鈺發急道。此時我那能顧慮這些。事。女郎又笑說道。書。馱子。我早知您不能脫盡酸腐氣。自己尚且空尋煩惱。還說什麼救人。秦。鈺低頭不語。未幾。復自忖道。他說的却很不錯。我今既被城關所攔阻着。無論如何焦急。也是。沒有用的。想到這裏。他就毅然決定了。且在湖畔覓一榻托身之地。暫宿一宵。

女郎又與秦鈺拜別道。我家離此地雖不遠。但與公子偕歸。恐被左右隣人看見。又要嚼碎了。舌頭。非我對客獻閉門羹。這些兒苦處。還得請公子原諒的說。完。就轉身走去。秦鈺這時也不。再說別話。惟他的私心。仍怕那女子孤身覓死。便暗隨那女子的身後。迴環轉折。約走了一里。路遠近。又見一帶深林之中。高築着十間茅屋。那女郎纔要穿林而進。忽轉身見秦鈺追上。前。

來與他相隔約兩三步遠。那女郎四顧無人。就伸手捉住秦鈺的袖兒。悄聲笑道。書獃子。您真怕我死嗎。秦鈺祇笑不語。又久纔應答。一然字女郎復又問道。天色已晚多時了。公子此時若不去尋找寄宿之地。果是真要托身在荒野間嗎。雖然此地並沒有什麼虎豹作惡。但是風露侵人。也很能傷身體的。秦鈺驟聞此說。益覺手足無措。半晌方說道。我……我……再去尋找是了。女郎接着又向四方聽了一會兒。轉又笑道。大概他們都安睡了。如今實對您說罷。我家沒有多人。祇有我一個小妹子。今天他住龍井去採茶。夜裏是不能回來的。您看左右隣家。却熄滅了燈火。您何不就……說到就字。他兩眼覷定秦鈺。再也不接說下去。當時他雖不說下文。但是秦鈺猛聽到這一箇就字。好像是當頭棒喝。猛一下將他打醒。他倆固然都在那天昏月黑的樹林裏面。看不出那女子的研色。然聽那柔聲媚語的一箇就字。却已判定那女郎乃是天仙化人。回想在綠陰深處。救他不死的時節。昏躺在自己的懷中。那一番溫柔真能夠將人醉死。由此他從那可憐女郎的思念之中。猛又加增了一箇愛字。由這箇愛字裏面。又發生了戀字的感想。於是難得那女郎說了一箇就字。他便一迭連聲說道。好的……好的……說時。就緊隨女郎身後走去。穿林又走了百數十步。纔到那草屋門首。秦鈺隨女郎的身後。進了草堂。女郎遂燃起燈光。挽着秦鈺的衣袖。穿過草堂。同進後室。秦鈺留心環視了一週。見那室中的陳設品。雖沒有什麼奢麗之物。但是猛進了房門。頓覺一片古色古香的氣味。深入心脾。入座之後。那女郎忙着去燒茶。盪水。又忙着備辦酒飯。良久纔入座。

與秦鈺閒話。此時秦鈺乘這如豆的燈光仔細向那女郎聽了幾眼。祇見他穿了一套縞素衣裳。好像是農家打扮。再看他的眉兒是淺淺描。臉兒是淡淡粧。雙眸欲波。兩腮微暈。他說話的時節。有時將眉頭蹙着。若似他方寸之中。很有許多不可告人的隱痛。有時嫣然一笑。憨態可人。秦鈺默默的對着他。就把古今來稱美讚妙的典兒。一時搜集攏來。作一種簡單的老語。好像都不能合他的身分。再換一句話說罷。這時秦鈺聽着那女郎。若似他一動一舉一顰一笑。都含得有醉人的美素。都有使人祇知他妙。又形容不出他那種妙態的意味。因此他飽餐秀色。早已醉倒如泥。那裏還吃得下什麼酒飯咧。幸好那女郎陪伴着他。胡亂用了一回酒飯。既畢。便挑燈閒話。這時秦鈺已入醉鄉了。復又笑問女郎的姓名。與身世。女郎嘻吁說道。今夕祇可談風月。不必再提起那些煩惱事罷。再說我與公子。乃是陌路相逢。或者曾有夙緣。纔有這一夜的長宵聚會。迨到了明天。依然是各自分散。良宵苦短。您……說到這一箇您字。頓時臉色緋紅。再也不接說下去了。秦鈺這時也不知怎樣說話。恍惚間用力好像搖動起來。秦鈺也自知不妙。忙將兩眼緊閉。默坐了一會。猛覺一股熱氣從腦頂門沖出。他的神氣頓覺一清。轉又笑問女郎道。我便怎樣咧。女郎正色說道。爾為爾。我為我。我早知你們這些輕薄少年。是很容易觸動邪念的。祇要得了婦女們一兩次笑容。就覺得是意有於你了。再進一步。就發動了獸慾的感想。好像男女愛情。必須經過那獸慾上的手續。纔能證明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實的。不是虛的。嗚。我也是一箇過來人。如今可是不受這般的欺騙了。秦鈺聽說。當時臉色

緋紅急向女郎說道。小姐可真冤枉我了。如我秦鈺平日的為人。也是深恨人世間一般假名士。動輒都向人說愛情。實在他們說來說去。都還是在色慾的圈子裏面做文章。那女郎笑道。如此你乃是尊重愛情。鄙薄色慾的真君子啦。秦鈺又發急道。你說錯了。你說錯了。我的意思你還不能夠了解呢。我以為色慾兩箇字。並不是人世間絕壞的。子眼兒。世間上人對於這過箇字的觀念。也不是絕對不許他應有的。不過這愛情與色慾的界限。應當要分別清白的。女郎聽他說到這裏。頓作驚喜之色。笑道。公子說得是很透澈的。倘若公子置身在這等界限之間。可有一種定力去分別咧。說時兩眼覷定秦鈺。秦鈺驟聽這兩句話。一時回答不出來。女郎又笑道。我們要從良心上。作公平的裁判。此時此地。就是你我對於愛情與色慾的試驗場。深夜無聊。何妨各自略說經過的觀念咧。鄙陋如我。自與公子相見之後。得蒙公子救我不死。雖與我的本身並沒有什麼利害的關係。但是公子的一片慈心。却很可感。我因這一時的感激。就因不不由發現了一種愛情的觀念。慢說此時。我與公子當無色慾上的關係。即使有了這等關係。我對於公子。並不是貪戀那色慾上的愉快。乃是以我的形骸。酬應公子救我之德的公子。對我如何咧。我想公子在最初見我的時候。乃是一片好義之心。救我不死。對我並無什麼愛情色慾可言。隨我入室之後。公子的觀念如何咧。這裏面的分別極難。就得要公子自己良心上的裁判了。說時又笑嘻嘻的覷定秦鈺。良久又說道。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色慾兩箇字。昔日聖賢都不諱言的。實在這等事。本算不得是什麼怪異的。不幸被那些假聖假賢的道。

學先生對這兩字故作驚人之態。所以就將他鬧成惡劣不堪的字樣。咱們平心的說。青年男女誰又能跳出這箇範圍咧。公子你老實些說罷……秦鈺被他逼得無法。於是臉色紅了一陣。說道。此時我祇知自己的觀念與意想自己也捉拿不定了。好像我自己的魂靈與軀壳上種種行動都沒有自由發展的能力。眼前祇有小姐一身。並不見有其他的物類。又好像我這軀壳也腐壞了。我這魂靈也分散了。祇賸了一對眼珠兒。繫在小姐的身上。其他都若似不是我自已所有的啦。這就是我良心上的裁判。什麼色慾與愛情。我這時不但不能分別。並且早忘却這等字樣啦。女郎便用手掠着粉腮說道。急色兒。如你這般心裏。也能夠談論愛情嗎。這句話剛纔說完。忽見又一女郎笑進房來說道。姐姐你一生已被愛情所陷害。如今還說什麼愛情。

秦鈺猛見又一女郎進房。週身都穿的是黑色衣褲。年紀比較前女郎似小兩歲。神態雖也斌媚可人。但是眉頭之間。彷彿含着有幾分殺氣。不及前箇女郎文秀且純。那黑衣女郎向前箇女郎笑說之際。一眼瞧着秦鈺。頓時怒形于色。忽斂笑容向秦鈺罵道。你還敢來這裏嗎。你有多厚的臉皮。還敢在這裏討論什麼情愛。假惺惺。你還想騙人說時。忽見他反身抽出兩把雪亮的寶劍。直奔向秦鈺前來。接着大聲罵道。如你這樣的妖魔。千刀萬剮。方可消我一口怨氣。那前箇女郎急忙攔阻道。妹妹何必如此。往事何必重談。冤孽是不可再造的。黑衣女郎不聽。仍奔上前。此時秦鈺身陷重圍。要想走避。也脫身不得。眼見兩道寒光。冷颼颼的直刺到喉咽。

便大嚷了一聲。猛聽四壁轟然。如雷價響。急睜眼一看。那有什麼女郎。他乃直躺在雷峯塔畔。這時紅日東升。照着雷峯塔的影兒。如血般赤紫。再向身側看去。又見草深叢裏。隱約有一條白蛇。一條青蛇。約在一尺餘長。蜿蜒向塔裏遊去。秦鈺又發了半晌怔。纔折身歸家。但是他對于那衣縞素的女郎。終始不能忘情。每年到五月初五日。他還獨身往雷峯塔畔去尋訪。覺古塔巍峨。默然無語。却再也不見那縞衣女郎的影兒了。

十二 死盜顯魂

向愷然。

在下有一箇十多年的同鄉老友張君。為人甚是精明幹練。思想也甚新穎。對于神鬼怪異的事。從來是力闢荒謬。絕對不相信世間所謂神鬼狐祟等等。乃實有其事。最近四五年來。在下和他都為着衣食的問題。各幹各的生活。彼此不能會面。直至昨日。張君忽因其職務上的關係。到了上海。承他念舊之雅。順便來探望。在下一遭。他來時。在下正展開一張稿紙。提起筆來。打算做箇短篇小說。却因躊躇着篇中情節。還不曾落筆寫下。張君一來。自不由在下不擱筆。另換一種腦筋。和他談論別來事情。彼此東扯西拉的談了一會之後。張君忽然笑着說道。我昨日在輪船碼頭上。買了一份新聞報。看那快活林裏面。點將會所記的神怪故事。就想起我親身經歷的一樁怪事來。可惜我不是點將會裏的健將。不能拿這樁怪事去應卯。在下聽了張君這話。頓時想起他幾年前。是箇絕端不相信神怪的人。此時說出這話來。不待說他之所



謂怪事。必然怪得有箇樣子了。遂連忙說道。你雖不是點將會裏的健將。我却是一箇販賣希奇古怪的人。你把怪事變給我。包管你有最好的銷路。張君點頭笑道。你知道我在五年前。是箇極不相信真有甚麼神鬼的人。常說世間如真有神有鬼。總得使我親眼見見。我才相信。嗚嗚。誰知這次真使我親眼看見了。不但我親眼看見鬼的形象。並親耳聽得鬼的聲音。那怕比我再倔强十倍的人。教他是我這們經歷一次。也不怕他不相信。世間確有鬼。我經歷這事。在去年九月十四日。我這時正在長沙縣。當第二科的科長。九月十四這日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和我家鄉打隣居一箇姓杜名梓如的。忽到縣公署來看我。這杜梓如也是箇讀書人。因為身體弱。吸上了鴉片烟。幹不了甚麼差事。就仗着筆底下來的。問常替人家做詞呈包打官司。不論官司輸贏。總得叨光些銀錢酒食。原是箇沒多大出息的人。祇因和我家多年隣居。我有時不能不敷衍他。這日杜梓如跑來說道。我特選你同去福源巷會一箇客。你務必給我的臉。回去走走。我心想福源巷是長沙堂班聚居之所。和上海的清

和坊一樣。因笑問道。你邀我去會的是堂客麼。（湖南呼女人為堂客）杜梓如正色道。不是。不是箇正經紳士。陳八太爺你知道麼。我點頭道。不錯。福源巷裏面那一所很大的公館。陳八太爺在前年花了兩三萬銀子。買了做住宅。你就是邀我去會他嗎。他前月為退佃的事。還在這裏告了狀呢。杜梓如笑道。我邀你去。正是為那退佃的事。不過你不要誤會了。以為我是因他告狀的事。求你幫忙。他仰慕你。託我介紹。想結交。你是真的。我說退佃的事。本也用不着我幫忙。我有何德何能。他平白無故的。仰慕我甚麼。你不要瞎扯淡。杜梓如指天誓日的。証明了好一會。我却不過情面。祇得和他同去。到了陳公館。陳八太爺出來。款接得十分殷勤。我疑心杜梓如是有意要借我在縣公署充第二科科長的職銜。替他自己撐場面。思量這種舉動。也就太可憐了。在陳公館吃過了夜飯。陳八太爺親手搬出烟燈槍來。就在花廳前面一間陳設很精雅的房子裏。賓主三人。輪流吞雲吐霧起來。陳八太爺等到烟至半酣。才向我表示想結納的意思。來原來縣公署附設了一箇禁烟局。平日對於禁烟。本是不過奉行故事而已。省長總司令以及各師旅長。都是販烟販土的大股東。大老闆。教一箇在縣知事手下的人。如何敢認真說出禁烟兩箇字。但是認真禁烟。雖屬不敢。然借着這招牌。撒一般沒抵抗能力的百姓的檮楨。倒是雷厲風行的。陳八太爺的財產。誰也知道是長沙頭等富紳之內的。他的鴉片烟老癮。也是有耳共聞的。禁烟局垂涎了多日。祇因他那公館太大。不容易檢查。他正在刻刻防範的時候。恐怕冒昧去檢查。沒檢查出證據。倒弄得不好下台。並且也找不着一箇肯負報告

責任的人。所以還在醞釀之中。不曾成為事實。陳八太爺自然早得風聲。知道這種事。多是由下面發動的。巴結局長以上的人不中用。要用斧底抽薪之法。惟有利用有相當資格的人。自己拿出點兒錢來。託這人去買上囑下。暗裏將這事情消滅。免得成了事實。花錢費事。還得丟失面子。承杜梓如的情。拿我做有相當資格的人。在陳八太爺跟前保薦了。却又怕事先向我說穿了不肯去。所以含糊其詞來邀我。陳八太爺當面託我幫忙。我自不能不應允。這類事情認真說起來。當然不是有品行有身分人幹的。祇是我既在政界中混飯吃。混了這們好幾年。思想眼光都混的改變了。在當日你我同讀書的時候。以為齷齪不乾淨的事。現在都認做當然的事了。在下聽到這裏。禁不住笑問道。你既認做當然的事。却為甚麼拿來當怪事說給我聽呢。張君也笑道。怪事就來了。我若不把這當然的事說給你聽。覺得以下的怪事。太沒有來由。於今閑話少說。書歸正傳。我當時和陳八太爺杜梓如談論到夜間十點多鐘。因雨下的很大。我便不回公署裏去了。陳八太爺道了安置。自回裏面去安歇。我也有睡意了。正打算解衣上床。猛覺一陣冷風吹來。壁間懸掛的字畫條屏。都被吹得亂翻亂舞。我以為是陳八太爺剛才出去。不曾把房門帶上。強烈的秋風。因此刮了進來。才待回頭向房門望去。陡聽得杜梓如在烟坑上一蹶劣。爬起來喊道。哎呀。又來了。這喊的聲音。非常激越。非常尖銳。一聽就知道是受了極大驚嚇的人。逞口喊出來的。我連忙掉轉身看杜梓如時。祇見一箇身軀高大的漢子。青衣青褲。青布包頭。面朝杜梓如立着。看不出是何等容貌。杜梓如渾身如篩糠一般的抖戰。

目瞪口呆的望着大漢。臉上已沒一些兒人色。那種害怕的樣子。誰也形容不出。那大漢發出外省的聲音。很嚴厲的說道。你這東西。全無心肝。我上次託你的話。你既當面答應了我。為何不對主人說。說到這裏。朝着杜梓如。臉上。一口吹去。杜梓如跟着這一吹。往後便倒。倒在烟坑上。一動也不動了。我立的地方。離大漢不過五六尺遠。近想走上前。問甚麼事。祇眼睛一霎。那大漢便不知去向了。我這才不由得。吃一驚。緊走到杜梓如跟前。打算拉他起來。問個明白。誰知杜梓如已昏迷不省人事了。祇口裏吐出白沫來。我祇得高聲呼喚。把陳家的幾個下人。驚醒了。跑來探看。我將方才所見的情形。對他們說。他們也都覺詫異。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大家忙着用薑湯解救。杜梓如。陳八太爺也出來了。直鬧到天光將亮。才把杜梓如救轉來。杜梓如說道。幾乎把我嚇死了。我兩月前。不是在這裏住了一夜嗎。那夜因天氣很熱。八太爺在這房裏吸烟。同吸到十二點鐘才進去。我一箇人燒烟。燒得發起迷癮來了。就橫躺在坑上。昏昏沉沉的睡去。約莫睡了一小時。因手擦在烟燈上。痛得我驚醒了。張眼一看。祇見一箇身穿青衣。青褲。青布包頭的漢子。坐在前面椅上。一言不發。我以為是八太爺當差的。我正有些覺着一箇人寂寞。便招手。叫那漢子到烟坑上坐。好陪我談談。那漢子真箇起身到坑上坐了。我燒好了一口烟。讓他吃。他祇搖搖頭。不說甚麼。我問了幾句八太爺的家事。他也不答。我正疑惑。難道這人是啞子嗎。忽見他立起身來。就烟坑前面向我跪下。我慌忙坐起。問有甚麼話說。不用這們客氣。漢子才開口說道。先生不用害怕。我是不會害人的。我是鬼。並不是人。當下我

聽他說出是鬼的話。心裏確實有些害怕。但是已到了這一步。祇好強自鎮定。看這鬼的脚上。彷彿着的是草鞋。大着膽問道。你既是鬼。和我幽明異路。人鬼殊途。到這裏來。我我做甚麼呢。這鬼像是很悲哀的說道。我是貴州人。生前練得一身好武藝。兩三丈高下的牆。祇脚尖一點。就上去了。穿房越棟。毫無聲息。祇因結交了一般不正當的朋友。專一打家劫舍。在貴州一省境內。也不知犯了多少案子。仗着有這一身本領。尋常捕快。奈我不何。儘管犯的案子。堆積如山。總不肯出貴州一步。去今日三十年以前。因為我結拜兄弟八箇人。同去劫一箇單身珠寶客商。誰知那客人的本領。比我們兄弟高強多少倍。我們八人中。已有六箇被他殺死了。祇有我和一箇姓金的。脚底下比六人來得快。逃得了性命。不過性命雖逃出來了。兩兄弟的力量。究竟有限。全省的捕快。都合力同心的與我們為難。有八箇人。便不怕敵不過。祇剩了兩箇人。畢竟不敢嘗試。於是和姓金的商量。就逃到湖南來。到長沙的這日。探聽得這公館非常富足。家藏珠寶極多。就在這夜。我兄弟二人同來劫搶。我們打房簷上下來。公館裏的人都睡熟了。如入無人之境。一口裝珠寶最多的小皮箱。被我先拿到手。我們從來是做了買賣。事後大家均分的。誰人動手。誰人把風。都沒有分別。我那時既得了那口小皮箱。便招呼姓金的。得的彩已夠了。不用留戀。姓金的知道我那箱裏的東西不少。誰知他就起了毒心。同從屋上逃走的時。候。冷不防一刀將我劈死。把屍身擯在兩牆的夾縫裏面。獨自得了那箱珠寶。出家做和尚去了。可憐我的屍首。在這公館的火牆縫裏。腐爛到於今。沒人發覺。我這冤是沒有伸雪的時

候。就祇因我的骨殖。在這夾牆縫裏。不曾掩埋。每當秋雨淋漓起來。實在不安得很。這公館的主人。雖更換了幾次。然都是正走紅運的貴人。我不敢出來求情。難得換了此刻這箇主人。所以我特來求先生。請先生向這裏主人代達一句。這鬼說完。我已嚇得不知怎麼才好。或者曾隨口答應了他。這鬼祇一見便不見了。我事後仔細一想。這話對八太爺說不得。一則八太爺才買這公館不到兩年。我若把這話說出來。八太爺必不敢再住在這裏了。並且萬一這話傳流出去。想我箇接買的人都很難。八太爺待我很好。我不可使他吃這大虧。二則這鬼說三十年來。這公館的主人。都是走紅運的貴人。因不敢出來求情。然則八太爺便不是走紅運的貴人麼。我想若把這話說出來。八太爺聽了。必不高興。甚至還要怪我存心捏造。這些話來挖苦他。有這兩種原因。我所以決計不說。以為鬼真有靈。不妨當面向八太爺去求。那裏想到他昨夜是這們對付我。他那面相之難看。真是教人說不出。畫不出。杜梓如述了這一段鬼話。直把我。和陳八太爺一千人都驚得面面相覷。陳八太爺說。這公館並沒有夾牆。祇有東邊。是緊靠隔壁房屋建築的。兩牆相連。或者就在那裏面。隨即叫了兩箇磚瓦匠來。拆卸了些簷瓦。用繩索吊了箇大膽的工人。下到牆縫裡尋覓。果然尋出一副枯骨來。皮肉衣服早已腐爛得沒有形跡了。陳八太爺花了五十兩銀子。買了一具棺木。將枯骨裝殮了。請了幾箇和尚。念了三晝夜的經。送到南門外義塚山裏掩埋了。算是完結了這一樁怪事。你說這事怪不怪。我若不是親身經歷的。誰說給我聽。我也不會相信。在下不覺呆了半晌。說道。你是箇不相信鬼怪的人。

又說得這們確切。我也用不着下甚麼斷語。好在我正要做一箇短篇小說。且將你所說的情形一字不遺的寫出來。給研究神怪的人們去研究便了。



繪圖新聊齋誌異

全書一冊
一角八分

繪圖新七俠五義

全書一冊
一角八分

繪圖新今古奇觀

全書一冊
一角八分

繪圖新笑林廣記

全書一冊
一角八分

繪圖新情史

全書一冊
一角八分

繪圖近代野史奇觀

全書三冊
五角四分

繪圖偵探之敵

全書一冊
一角八分

繪圖近代奇案大觀

全書一冊
一角八分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再版

繪圖小說庫 第三集 (全十冊)

每冊價洋壹角捌分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世界書局編輯部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世界書局

北京 烟台 衡州 福州
天津 武昌 南昌 廣州
奉天 漢口 重慶 汕頭
太原 長沙 杭州 香港

2290665

古今義俠奇觀

俠義
小說

除暴安良：是英雄本色

誅奸扶弱：是義俠行為

「崇拜英雄敬仰義俠者」

請讀：古今義俠奇觀

吾國俠士之遺蹟，散集古今義俠之書，
· 發照今古手觀之體例編成，情節離奇，文字
· 壯麗，數十年來之義俠於一堂，景數十百件之佳
· 話為一編，前後合串，熱鬧異常，一編有一編之
· 精華，一事有一事之興趣，實英雄之除暴，則威
· 風凜凜，寫義俠之誅奸，則殺氣騰騰，可以寒奸
· 人之胆，可以攝強徒之魂，若能人手一編，行俠
· 尚義之氣概，自必油然而生，勃然而發，洵足為
· 末俗，而地傾風，非僅供酒後茶餘之消遣也。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江湖奇俠傳

讀太史公之游俠傳，令人局飛色舞，起英雄之觀念，
· 讀不肖生之江湖奇俠傳，令人氣壯神揚，振尚武之精神。

不肖生是太史公之化身
· 江湖奇俠傳是游俠傳之暗射
· 措詞之妙，運筆之奇，結構之精，佈局之巧

本有傳不肖生最近傑作，描寫義俠之氣概，英
· 雄之性情，可謂出色當行，無獨有偶，其內容
· 之曲折，情節之怪誕，宛如生龍活虎，有鬼神
· 不測之妙，另加施子濟詳之評語，揚寫入神之
· 描寫，不啻畫龍點睛，尤覺別有精采，亦登載
· 雜誌中，大受讀者歡迎，引得人人看處，倘能
· 解官，價值名貴，已可概見，各界諸君，幸速
· 購閱，全書四冊，限於為編，不克備載。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中華民國玖拾玖年叁月拾玖日贈送

中華民國玖拾玖年玖月玖日



國家圖書館



003974696



線

857

8564

v. 3:1

14

舊籍